

歐洲當代名劇選集

喬婉娜

著 克林特麥·比
譯 耳 馬



建國書局印行

喬 婉 娜

著 克 林 特 麥 · 比
譯 耳 馬

建 國 書 店 印 行

前記

十九世紀的末葉，在歐洲，尤其是在法國，劇作家似乎故意捨棄了易卜生的現實主義傳統，而藏身到浪漫主義的氛圍中去。這些作家大都是理想家，想用理想來忘記目前現實的負担。懷古的人就寫心史的古典劇；沉浸于幻想中的人就學着雨果（Victor Hugo）或杜班微爾（Theodore Baraillon）寫起帶有英雄色彩的浪漫劇來；還有不少的人則回到中世紀的意境裏面去，寫起田園牧歌一類的東西；更有不少的人，以宗教為寄託，用基督教及中世紀的故事與神話為題材作劇本的製作。在這一個人浪漫的潮流中，最有建設性同時也最成功的兩個人是法國的麥得蒙·羅斯當（Edmond Rostand）及比國的莫里斯·麥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

麥特林克于一八六二年生于比國的根特（Ghent）城。幼時他在家里學習法律。二十多歲的時候，他到了巴黎。在這兒他立刻受到當時法國象徵派的影响。不久，因為父親去世他

回到故鄉來時，他感到極強烈的創作衝動。于是他開始寫作劇本。他初期的劇本都是根據聖經故事及神話寫的小型「傀儡劇」，如「馬爾公主」(Princess Maleno)，「侵入者」(The Intruder)及「七個公主」(The Seven Princesses)是。在這些劇本裏，他故意地忽略了戲劇中演員的成份。他認為演員是使人幻滅的東西，是讀者 and 劇作者中間的一種障礙。但是，事實上說起來，他不過是想離開現實，在理想的境地裏生活而已。演員和舞台的成份要求戲劇表現真切的人生，這無怪乎會使麥特林克要感到幻滅了。

麥特林克對于他的戲，要求一個靜的舞台，一羣「傀儡」來表現出來。在他初期的劇作過程中，他完成了一套戲劇哲學：那就是用某種的暗示(象徵)表現出某種心境，使人的注意力集中到比外表的動作還重要的那種心境。他說，「我漸漸地相信……一個老人坐在靠椅上……對於統治他房屋四週一切外界法則，無知覺地聽着，解釋着而不要解悟門與窗的靜以及燈光的前動聲音；他對他的靈魂和他的命運底存在而低頭屈服……雖然他是沒有動着的，可是他實際上是過着一種更深沉，更富有人性，更普遍性的生活……」由此可知麥特林克是想在劇本中來理解以及解釋人類的靈魂，以及人類在某種命運境遇下的心靈波動。

可是在一八九六年以後，麥特林克又住到巴黎去了，這是他朝夕和他的妻喬介特·勒卜蘭（Gorgette Lohman）生活在一起。這女子是一個有名的演員。她超羣的演劇技術使麥特林克了解到，人類的靈魂及心靈的波動，非一個靜的劇場和一個傀儡所可能細緻地表現得出來的。所以從此他的作風就為之一大變。這突變，他的三幕心史劇「喬婉娜」可以代表出來。在這劇裏面，麥特林克的人物是活的，不再為命運所支配而征服了命運；每個人物都是真實的，而每個人的動機他都很現實地充分加以分析；他們的對話也都依照當時那種富于修辭的習慣寫了出來——這表示麥特林克着重了戲劇的現實性與生動性。以麥特林克對於人類心靈細膩和深刻的了解，再加以人物外表動作的生動表現，無怪乎「喬婉娜」一九〇二年五月十七日在巴黎「新劇場」（Nouveaux Theatre）上演，就立刻得到了極大的舞台上的成功。

「喬婉娜」不僅是一齣活的戲，要求演員除了生動的外表動作以外，還要極強烈，極生動的心理表演；麥特林克同時在她後面還提出了兩個極迫切，極現實的倫理問題。那就是：一個女子在她與民族處于危存亡關頭的時候是否可以出賣自己兩名聲而來救助這民族呢？

一個女子當她底丈夫拒絕相信她高尚的動機時是否可以離開這個男子呢？麥特林克的答案是一個毫不猶豫的肯定。

在這個作風之下產生的另一個很成功的，關於戰爭的長劇本是「斯提爾麥的市長」(The Burgomaster of Sülzmonde)。這是寫德國軍隊在比利時佔領期間的一個故事：一個德國中尉在一個比國的小城市中埋伏被殺。這兒的市長的兒子被德軍認為是凶手。市長氣憤，堅持這兒子無罪，而願自己代替他的死。洽巧德軍殘人隊的隊長是一個年青的德國人，在比國學習農藝，並且愛上這市長的女兒，而且訂婚作了這市長的未來女婿。他苦勸他未來的丈人不要作此無謂的犧牲，但這老市長堅持不准。結果德軍知道了這情形。換了另一個人當這殘人隊的隊長。當槍聲一響的時候，這個小市長的女兒死也不和這那位德國的未婚夫結婚。這一點那位德國的未婚夫始終不大了解。這位市長一股不怕死的勇氣，德軍認為是瘋狂。而麥特林克把這位弱小的人物作為他劇本的主脚，不但說明他拋棄了空想而走向現實，並且還說明他成了一個極端的愛國主義者：一位英國的批評家很惋惜他這作風的轉變，說：「我們有一種失望和痛苦的感覺，這感覺正如我們發現朋恩·瓊斯 (Paine Jones) 在晚年忽然

畫起時裝機本來，或瓦特——如果他選活潑的話——忽然在柱燈上塗起鉛製的顏料那樣。」然而我們覺得麥特林克的轉變很自然。他的發展正是一個誠實的藝術家所必然有的發展。

麥特林克在劇作技巧上有獨到的成功。他的手法新穎，每一個劇本都有極濃厚的趣味感，能把握住觀眾的注意力。而且他每一幕的情景和對話，都充滿了極雄渾的人道主義感，和愛人類的精神。他的這種技巧和情緒在他的「青鳥」(Les Oiseaux)一劇中充分地表現了出來。一九一一年，他就以此劇而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金。

X X X

「喬婉娜」是一個歷史劇，描寫十五世紀時意大利兩個城市佛羅倫斯(Florence)和比

「對敵中的一段愛情故事，也可以說是一個勇敢女子英勇的插話。那時一個城市就幾乎跟我們戰國時的情形差不多，故佛羅倫斯和比沙實不啻是兩個獨立的國

兩個有名的城市罷了。

娜，婉娜」(Monna Vanna)。但在這劇中，她的名字「

中，Gio是「吉奧真諾」，表示「嬌小」，因而轉作「

蘇一雲在是「蒙娜·麗娜」一個親密的稱呼。這名字在

也就大胆地把拙改作這劇本的譯名。

英國戲劇家 Alfred Sarto 的英譯。Sarto 在他的前言裏說他的譯文，跟，但是他的自由譯法全是得到了原作者的同意的。我一時找不到原文，也無法，我想他保存了原作者的精神，是絕不成問題的。我這童譯者也是在柴米油鹽許多雜役中抽出一點時間來譯完此書，粗糙之處想也難免。但我愛這個劇作者，正如這個劇本一樣。在我底國家勝利以後，我想我也許能有時間從原文重譯這本書的——不，我還想推識一下，譯成像原文那麼的一本優美的詩。

一九四三年二月譯者

登場人物

吉多·訶龍那：

馬可·訶龍那：

普倫西瓦：

特里烏佐：

託勒羅
波爾梭

維第歐：

喬婉娜：

比沙駐防軍總司令

吉多的父親

佛羅倫斯城的將軍

佛羅倫斯共和國的政府委員

吉多的副官

普倫西瓦的秘書

吉多的妻

時代

十五世紀末葉，

第一幕和第三幕的動作發生于比沙城內；第二幕的動作發生于城外。

第一幕

在吉多，訶龍那官邸的一個房間內。

吉多和他的副官波爾梭和託敏遜正站在一個開着的窗子旁。在窗子裏可以看到比沙

周圍的土地。

吉多

我們目前的處境是這麼地困難，就是那些把災難隱在心中不說的政府諸公，現在也得

娜

要告訴我了。威尼斯城派來救我們的兩軍人，已經都被佛羅倫斯人圍住：一軍被圍在比

平納，另一軍人又被圍在埃爾齊。瓦西，蒙塔龍，維尼亞的一些隘口，阿勒佐，加遜丹

的峽道——這些地方都被敵人佔去了。我們現在是孤立着的，沒有救援，任憑佛羅倫斯

在我們身上來發洩他們的仇恨。而佛羅倫斯當自己已有把握的時候，是從不饒人的。我們

的兵士，我們的人民，都還沒有了解這種災亂；可是一些奇怪的謠言正在不脛而走，而

且似乎一天一天地變得可信。假如比沙人知道了實情的話，他們將怎麼辦呢？他們將在

那 城 喬

我們身上，在政府諸公的身上出氣啦。我們將成爲他們恐惶和盲目的失望後的暴亂底第一個犧牲品。他們在這長期圍困之中已經忍受得够多了——這三個多月以來的圍困。他們是如此英勇地忍受着他們的痛苦，所以，假如飢餓和苦亂驅迫他們變成瘋狂的時候，我們一點也用不着驚奇。他們以前還有一個希望；現在可已經沒有了，我們政權的一點最後的痕跡，也和槍一起沒有了。我們將會毫無力量。敵人將會打塌我們的城牆，而比沙就不再是……

波爾梭 我的部下已經射完了他們最后的一枝箭了；他們的軍火已經用完了，我們可以在地窖裏這頭找到那頭，尋不出一兩的火藥來……

托勒羅 兩天以前我們把我們最后的兩顆砲彈朝着聖安東尼的砲台放完了。那些斯特拉蘇歐人現在除大刀以外，什麼也沒有帶了，因此他們拒絕再去守他們的戰壘……

波 從這窗子裏，我們可以看到普倫西瓦的砲火，在我們城牆上所被打塌了的缺口……有五十步寬，連一羣羊都可以走得進來……這塊地是守不住了。而羅曼尼亞人，斯克拉伏尼亞人和亞爾班尼亞人，已經表示出要一套褂子開小差逃掉，假如我們今夜不訂城下之盟

的話……

吉 過去十天以內政府三次派過軍士院的元老們去接洽投降的事。但是他們一個也沒有到：

……

托 我們瘋狂的農民在街上把普倫西瓦的副官安東尼，勒諾活活地砍死。普倫西瓦不會原恕

這件慘案的。佛羅倫斯城根據這事向我們宣戰，而不用法律來解決。他們把我們看成了

野蠻人……

喬

吉 我已經把我自己的父親送出去了，表示我們深沉的抱歉，同時解釋給他們聽，當衆人被

娜

飢餓驅使得瘋狂的時候，我們是無力量來約束他們的。我的父親是一個奉獻得去的人質，他還沒有回來呢……

波 我們的城變得四面受敵，隨處可攻，已經不只一個星期了；我們的城牆是一大堆廢墟；

我們的砲響不起來了。爲什麼普倫西瓦不下令總攻呢？未必是他沒有勇氣了麼？還是怕

我們的埋伏嗎？也許，佛羅倫斯城已經發出了神祕的命令……

吉 佛羅倫斯城的命令永遠是神祕的，但是他們的野心可很明顯。比沙城，因了牠對威尼斯

波

不可動搖的忠誠，已經對於那些杜斯干的小小城市，做出很危險的榜樣，因此，他們要來消滅比沙共和國……佛羅倫斯已經表現出了她少有的奸狡計滑。他已經一步一步地計劃好了，要把這戰爭捲苦，用種種叛國和殘酷的行爲來毒害這戰爭——這將可達到他那殘忍報仇的目的。所以我懷疑他的間諜鼓動我們的農民來殺害勳諾這件事，並不是毫無根據，所以，她交給普倫西瓦這園城的責任，也是他計劃之一部。普倫西瓦是牠僱來的一個最殘忍的僱傭兵——這傢伙，在搶掠卜拉生扎城的時候，曾得到了一個可怕的名聲，他在這兒把每一個人的生命都置之于他的刀下——雖然他後來宣佈這些事都是違抗他的命令做的！——而且還把五千多個自由的婦女，變賣成爲奴隸……

我知道，這是報告可是並不正確。對於這種屠殺和販賣，可不是普倫西瓦，而是佛羅倫斯的委員們要負責的。我從來不曾看到過普倫西瓦，但我有一個弟兄和他很熟。他是一個野蠻種族的後裔。他的父親似乎是一個巴斯訶或布列登人，在威尼斯開一個銀匠鋪子。他無疑地是出身很微賤，但人們倒還沒有認他爲一個不會開化的野人。依據我所聽到的話看來，他是一個危險的動物，富于荒唐的想頭，暴躁，有放蕩的習慣；不過，此人

真是非常地忠誠。我可以一毫不懷疑地把我的刀交給他的……

吉

等你的手不能使用權的時候再說吧！他馬上就會動的，會告訴我們他是怎樣的一個人物！在這期間，我們有一個機會：像我們這樣的人，最少，可以敢于勇敢地死，敢于正視着死……我們得把整個兒的真話告訴給兵士，告訴給市民，告訴給逃到我們城內來避難的種田人。他們得知道，還沒有什麼人向我們提出城下之盟的要求；還沒有那種兩軍從黎明打到日落，在場子上遺下三個傷兵的那種演習戰爭；還沒有戰勝者成爲戰敗者的上賓，成爲爲熟友的那種友愛底團聚。現在是一個生死存亡的苦戰。在這苦戰裏面是沒有慈悲可言的；在這苦戰裏面，我們的妻子和我們的兒女……

（馬可上。吉多看到他，很熱烈地跑過去擁抱着他。）

吉

父親！……是多麼令人喜出望外的神蹟，是多麼一件好的運道，在我們這次災亂之中，你居然回到我們身邊來了，我幾乎都放棄了一切希望……你沒有帶傷吧？你把你的腳拖在你的後面！他們拷打過你嗎？你怎樣逃出來的？他們是怎樣地對待你呢？

馬

什麼也沒有。謝謝上帝，他們並不是野蠻人！他們把我當做一個貴客來接待我。普倫西

「吾曾經讀過我的作品；他和我談起我所發現的和翻譯的『卜拉圖三對話』。是的，我有一點兒跛，這乃是因為我要走遠的路，而我又太老了的原故……你知道，我在普倫西瓦帳篷內遇見的是什麼人嗎？」

「吉 佛羅倫斯來的那些殘忍的委員們！」

「馬 是的，他們是在那兒的——也可以說，起碼有一位在那兒，因為我只看到一位……可是我聽到的第一個名字是馬西利奧。費齊諾——那第一位對世界講卜拉圖的人……卜拉圖倒似乎在馬西利奧。費齊諾身上復活過來了。我倒想，在我沒有走大家共同要走的那條路之先，來花我生命的十年工夫去看他呢……我們兩人真像兄弟一樣，終於是會面了……我們談起了赫胥奧，談起了荷馬，談起了亞里斯多德……在濤帳的近旁，在亞爾諾河的岸邊，在一叢橄欖林裏面，他發掘出來了埋在河裏的一個女神的腰身：她真美得很，如果你看到爐，你一定會忘記戰爭的。我們繼續地掘了一下，他發現了一個手臂，我又發現了兩隻手……那兩隻手既純潔，又細緻，呈現出一種光明的愉快，所以我們不得不親吻這兩隻手是爲了赦免露莎，撫愛黎明才生出來的……有一隻是紫和地有一點兒癱，

好像他曾在一個女人的奶上放過似的；那另一隻手還在握着一個鏡子的柄呢……

吉 父親！父親！我們別忘記了，民衆在這兒是因飢饉而快要滅亡，對於細緻的手和青銅製的腰身，沒有絲毫的興趣呀！

馬 這一個倒是大理石雕的……

吉 讓牠去吧！我們且來談談這三尊的生靈吧；他們，一刻的延誤，一件疏忽的行動，就可以被毀滅掉的；但一句話也可以救活他們的：比如，一句低聲的好消息就成……你到那兒去，並不是爲了一段腰身，一隻鑲手呀！他們對你說了一些什麼話呢？請快點告訴我們呀！爲什麼他們要跟我们開玩笑呢？你沒有聽到我們窗下的叫聲嗎？這些可憐的百姓是爭搶着石縫間生長着的草吃呀……

馬 你的話是對的。因爲春天是在這兒，因爲愉快的天正向着地面微笑，因爲海伸向着青天好像一個女神呈獻給天上君神一個燦爛的酒杯一樣，所以我忘記了我們人類是正在互相戰爭着的。地球是如此地美麗，如此地充滿了對於人類的愛啊！……但是你有你的快樂；我沉溺於我的快樂裏也太久了……此外，你的話也真是對的。我應該立刻告訴你。

所帶回來的消息……我帶來了一個消息：他可以救三萬人的生命，但要使一個人苦痛……但這一個人可由此得到一個獲取極大光榮的高貴機會！——這光榮，在我看起來，似乎比一切戰爭的光榮都偉大。對於一個人的愛情是好的；但撫慰着大多數人的愛情，是更偉大，更優美的……美德，由大家來讚美，可稱得上是好的。可是有時候，當我們的視線超過了牠時，牠的價值會顯得減少的……聽着！……請聽他帶來我所要說的話，否則我一開口就會使你發出那種使我們無路可退的誓言，錯到理智！那不得不原路而返底理智！——的誓言……

吉（做着手勢合他的軍官們下。）請離開一下！

馬 不！請留下……我們所要決定的，是我們的命運，我們大好的命運！是的，我們不要我們這房間裡在是掃蕩了那些我們所要救的不幸的人們呢？我……我，我們要以我們的，那些所有的可憐人，都站在這兒留下，來對起，同時永遠地面對着所帶來的消息；因為我帶來的是救命的消息！——只要理智接受牠的話！——真個理智愛情是不能和一個……大謬見在天秤上來均衡。這謬見的重量，我倒要說要比較更為重大，因為我自己……

寄 婉 娜

吉 父親，請不要再賣這類的悶葫蘆吧，我懇求你！這到底是一樁什麼事呢，要在這多的

口舌？請一五一十地告訴我們呀！現在什麼東西也嚇不住我們的！

馬

那麼，好吧！請聽着！我看到了普里西瓦！我跟他談過話……也真奇怪，人們對於他們所害怕的人所描繪出來的圖畫，是多麼地不可靠呵……我走向他，正如普里安走向西齊爾的帳篷一樣，我起初想，我一定會看一個醉醺醺的，血污的野人——一個只有某種打仗的天才作為特質的瘋子……因為人們老是對我把他描寫得像這種人……我以為我是會看到一個戰爭的魔王下世，一個固執，虛榮，散漫，淫亂，奸詐，殘忍的人……

吉

除了他也許不會做叛國的人以外，普倫西瓦正是那麼的一個人！

馬

這人，我遇見時，他在我面前鞠一躬，好像他是我的門弟子，我是他所敬愛的先師一樣。他是很有學問，喜激用功，聰敏，勤於研究學術的人。他很耐心地聽着講，他的眼睛看得出一切所有的，美麗的東西。他是很仁慈而又大量，是不喜歡戰爭。他是很盡責，忠實，一個不聽的共和國底固執的僕人。生活的境遇——也可以說是命運——使得他成爲一個騎士，使得他仍然成爲一種光榮的奴隸。這種光榮他很厭惡，而且急於想拋棄

那 處 看

掉糖，但在一個慾望沒有滿足之先，他是不會拋棄的。這是二個可怕慾望——一種降到那些人身上的慾望——那些在一個偉大，超羣，不可實現的愛情底危險的星辰下降生的人們……

吉 父親，父親，你忘記了，那些餓得快要死的人們受不住這樣的就擱呀！這個人的特點對於我們有什麼意義呢？你剛才談起救濟生靈的事；給我們你所答應的話呀！

馬 一點也不錯。我底猶疑是不對的；發覺得像這類的東西，對於我在這地球上所最愛的兩個人也許會……

吉 我接受我的一份，不管牠是怎麼樣的東西；可是另外的一個人是誰呢？

馬 聽着，我會……當我走進這房間的時候，我似乎覺得很奇怪和困難；可是救濟生靈的可能性產生了如此偉大的力量……

吉 請說呀！

馬 佛羅倫斯已經決定了要消滅我們。那個主戰的十人委員會已經認定這是絕對的必需，而元老院更贊成他們的命令；議案是無法打消的了。可是佛羅倫斯在牠處境中是太謹慎了，

太聰明不會讓世人知道，把無端的流血責任放在自己身上，是一種有文化的表現。因此，總將會宣佈：我們拒絕了總對我們所提出的仁慈投降條件。這城市將由攻擊的方式而被佔領；西班牙和德國籍的僱傭兵將來攻牠的。當有機會來擄掠，焚燒，搶劫和屠殺時，他們是不會匆促的！只須鎗口一鬆，那一天，那些領袖們將會裝做沒有辦法，無法統制……這就是那正在等着我們的命運，而那歷紅白合城（註）將最先來對這災難表示遺憾，總將把這一切歸罪於那些外籍僱傭兵的放蕩行為；而當我們的毀滅完成了總的目的時候，總就會立刻做出慈惡的樣子，把這些外籍僱傭兵解散……

馬 言 是的，這正是佛羅倫斯的那一套……

這正是普倫西瓦從那個共和國所接到的秘密訓令，在上一週內，每天那些人都去敦促他作最後的攻擊。他一直是在用種種的遁詞拖延着的。而他也還截獲得那些偵察他底行動的委員們的信。在這信裏面，他們控告他對元老院不忠。比沙毀滅後，戰爭完結，叛罪，酷刑，和處死，將會在佛羅倫斯等待他回去，正如曾經等待過不止一個處刑的將軍一樣。所以他知道，這就是他的命運……

吉 好吧，那麼他有什麼意見呢？

馬 他是熟習——起碼像我們熟習這些詭計多端的（註）：即佛羅倫斯的别名。

野蠻人那種程度——他熟習他自己所招募的一大部份射手。但無論如何，他是有一百個衛隊忠心於他的；他可以絕對地信賴這些人。他的提議是：那些所有願意跟隨他的人，是應該帶到比沙來的，來幫助這城反抗他所遺棄的那一個軍隊。

吉 我們所要的不是軍隊呀。這些危險的外援軍並不能誘惑我們的。請他給我們子彈，糧食和火藥吧。

馬 他早看出來了，他的提議對於你也許顯得太憤得可疑，而遭了拒絕的。因此他將真實送進到這城內來剛剛遲進他帳篷內來的，戰滿了軍火和食物的三百輛大車。

吉 這，他怎麼能做得呢？

馬 我可不曉得。對於戰爭和政治的一套花樣，我完全是門外漢。可是他將會做出他願意做的真的……雖然有那些佛羅倫斯的委員們在，只要元老院不除掉他指揮的權限，他將永是他營地內的絕對主人。但在這勝利的前夕，當一軍人對他有了信心而且已經抓住了機

的戰利品的時候，他們是不會免掉他底指揮的權限的。佛羅倫斯得等待時機！

吉 好心，我贊成了；他救了我們，就等於救他們自己。他是在尋報復。可是這一點，我想

，他可以用另一些方式達到，而更巧妙呢。救濟他的仇敵，對於他會究竟有一樁什麼

好處呢？他將到什麼地方去呢？他將會得到一個什麼結果呢？他要求什麼作為報復呢？

馬 已經去時了，孩子，這種詭計可以變得醜態和荒謬，這時一兩個字可以忽然得到支配

命運的力量，而將附形也隨之而變者不放……當我想起，我的詭計，我所不得不說出來

的詭計的那種方式，會使得多致人死，但也可以使得多致人活的時候，我不緊要顫起抖

來……

吉 為什麼你就猶疑呢？像我們這樣的災亂，就是最殘酷的話也不會引起什麼恐怖……

馬 我已經和你說過了，普倫西瓦似乎是很聰明的，很有理智，很有人性的。……但是什麼地

方能够找出一個人，不會有須臾的愚蠢呢，永遠是有德行，連一會兒駭人的想頭都不起

呢？……我們的理智，憐憫心和正義感，不是老在與慾望衝動，和與我們的靈魂最接近

的瘋狂在鬥爭麼？……我自己戰敗過曾經不止一次呢，我還會，而且你將可會呢……因

爲我們人類大都是如此。一件憂患在等着你，而如果你考慮得合理的話，也許並不成功其爲憂患呢……我看得清清楚楚，這愚蠢如促成牠的那種不義行爲，是太不可相稱了，所以我自就下了一個比這愚蠢的憂慮更愚蠢的願心……而這種愚蠢的願心，將會按我所極願達到的一個智者愚蠢地實踐着的；那種敢於以理智的名義來說話的智者……如果你拒絕這提議的話，我將仍回到敵人的營地去……那兒會有什麼東西在等待着我呢？死亡和拷打也許就是我這荒謬底忠誠的報償……可是雖然如此，我倒還是要去……我也可以對我自己說，我是炫耀我自己的高位，自己欺騙自己，但我仍是要做我所擁護的這樁傻事；因爲我也缺少那些能聽取理智的人底那種力量……可是我還沒有告訴你。啊，你看我是怎樣地失掉我底頭緒，我是怎樣地在陵文嚼字，來拖延——無論它是怎麼短——我們所必得決定的時刻！可是，我的種種懷疑，也許是誤解了你……且看吧！這羣巨大的輜重隊，我的親眼看到過的；這些車載滿了米谷，酒和水菓；這些大羣的羊，大堆的家畜，足夠——比足夠還有餘——我們民衆吃好幾個星期；這些大桶的火藥，昇條的鉛，足可以打勝佛羅倫斯，帶回與盛給比沙城。這一切今夜將會送到我們底城裏來，假如你

能作爲報達，送一個傳信人給普倫西瓦的話——總將在黎明現出第一道光來的時候就會

回來的——可是他要求，作爲勝利和投降紀念，他得單獨一個人去，而且只穿上她的大衣……

吉 是誰呢？是誰去呢？你並沒有告訴過我呀……

馬 喬婉娜。

吉 什麼！我的妻？……婉娜？……

馬 是的，你的婉娜……我終於說出口了！

吉 爲什麼婉娜呢？不是有成千成萬的女人麼？

馬 這是因为她是最美的人而普倫西瓦愛她……

吉 他愛她！……他在什麼地方愛到她呢？他並不認識她呀！

馬 他曾經看到過她的。他認識她，可是不願意說出，在什麼時候，在什麼情境之下認識她的……

吉 可是婉娜，婉娜曾經看到過他麼？他們在什麼地方遇見的呢？

喬 婉 娜

馬 她從來不曾見到過普倫西瓦，也可以說，他起初是記不清楚的……

吉 你怎麼會知道呢？

馬 婉娜自己告訴過我的……

吉 什麼！

馬 在我沒有到你這兒來以前……

吉 那你為什麼告訴過婉娜麼？

馬 一切的原委……

吉 什麼！你居然敢暗示出這麼一樁無恥的交易？

馬 是的……

吉 婉娜怎麼說呢？

馬 她什麼也沒有說……她的面孔變得慘白起來：她離開了我……

吉 啊，她這樣才對！……這方許比罵你，比倒在你的腳下來得好……她變得慘白而離開了

你……這正是一個美麗的天使才幹的事；這才是婉娜……還有什麼話可說呢？什麼也沒

有！我們也不能說什麼話了……來，我的朋友們，我們仍是回到我們的城壕後面去吧，

我們既然只有死路可走，我們就去死吧，我們不能讓羞辱來污辱我們……

馬 啊，吉多，這考驗真是太可怕了，我知道的！現在打擊既然是降到了我們的身上，我們

還是有些耐性為好，我們還是讓理智來分辨出義務與個人的苦惱好！

吉 義務！我的義務是很清楚的。你這可怕的提議給了我一個義務，一個唯一的義務。我不
必需要時間來思索。

馬 不過，你得問問你自己你是否有權利來犧牲一個整個的民族；千萬的生命其代價付出來
是否太高……如果你的快樂是以這一條路為基礎，那我很能懂得你甯願死的道理，雖然
我已經是行將就木——雖然我看過了許多人，也看過許多人類的苦惱，沒有那一樁道義
上或是肉體上的罪，可說得是比死還好，比冷酷和可怕，永恆靜寂的死還好……現在是
無敵的生命限入了危險的境地；現在談的是你武裝起來了的弟兄們，他們的妻子和兒女
！……假如你能對一個瘋人的狂暴讓一下步，那末你認為是可怕的事，將會被追隨你的
人認識是很英勇呢，因為他們將會用比較冷靜的眼光，更多的正義感，更大的仁慈心，

喬

婉

娜

吉

來判斷一切的呀……相信我，沒有什麼東西能夠與救命這件事來比擬的。道德，理想，這一切我們當作是榮譽和忠心，可比起救命這樁事來，倒是微小得不足道的……在這次考驗之中，你得像一個英雄似的支持過去，一點也不要弄上污點；不過，認為死就是英雄主義的最高峯，那是錯誤……最英勇事蹟，就是那使我付出最高代價的事蹟，死，有時比活着是容易得不知多少的……

你是我的父親嗎？

馬 是的，我很驕傲，是你的父親……今天反對你，我也就是反對我自己。如果你太容易地聽了我的話，我將是不會如此愛你的……

吉

是的，你是我的父親，你已經說去了你的證據；因為你也只有選擇死的道路，作為你的一份。我既然拒絕了那可厭的提議，你只得仍回到敵人的營地去，去接受佛羅倫斯為你準備好了的命運……

馬

我的孩子，提起這關於我個人的事——我已經是一個體弱無用的老人，只有幾個幾年可以活下去，一個對於任何人不會有什麼價值的人——所以我對我自己說，我也許可以演

一柸那陳奮的笑話：假如要學得聰明，何必不明哲保身，不去做我認爲要做的呢……
我不知道，爲什麼我要到那兒去……在我這具老朽身軀裏面的靈魂是太年青了，而我偏
是生在一個人理智無法申訴的時代……可是我很抱歉，過去的影響，居然還使得我保持我
那愚蠢的諾言……

喬 我將要學取你的行爲……

馬 你這話是何意思呢？

赫 我將追隨你的榜樣。我將對於那些過去的，你所認爲荒謬絕倫的影響，完全忠實地遵守
，雖然，很幸運地，你讓牠們指導你的行爲……

馬 如果牠們牽涉着別人，我就把牠們從我拋開。你的靈魂既似乎需求我的鼓勵，需求我愛
我可憐的口舌，那末我想，我要放棄履行我的諾言；而且，不管結果如何，不管你作何
決定，我是不再回到那兒去的……

吉 够了够了！有許多東西一個兒子是不能跟走入了歧途的父親說的……
馬 你要怎麼說就怎麼說吧，我的孩子；讓你憤怒的話語自由地從你心裏流露出來吧……我

將認爲我們是最合法的憑據。……話語不能改變我對於你的愛……可是，當你死
罵我的時候，讓理智和溫順的同情心，在你的靈魂裏，來代替你的詛咒，讓牠離開你的
靈魂吧……

吉
够了够了：我不再再聽了……請想一想；請考慮考慮你倒底要我怎樣吧。因爲我此刻
，是你沒有了理智，沒有了高貴和崇高的理智；你的智慧被死的恐懼弄得昏亂了……死
可是不住了我……我還可以記起，在你的勇氣沒有年齡和無用的新舊昏暗以前，你還常
常以勇氣這字來教訓我……我們現在是單獨地在這房間內的，誰都看不到你這裏可憐
的脆弱；我的這兩個副官將也會保守這秘密……唉，恐怕也不容易保爲很久了！我們將
將這秘密埋在我們的心裏，現在讓我們來想想這最后的鬥爭吧……

馬
不，我的孩子，那是埋不下去的，因爲平陸和你所認爲無用的譴責告訴了我：要埋葬一
個個人的生活，無論其理由何在，總不能算是對的。雖然我現在真的已沒有了那能招你
騰騰的勇氣，可是我還有另一種的，不大炫耀，也許不大怎麼被別人所崇敬的勇氣，因
爲牠所得到的成果很少，而人們却喜歡那能帶給他們苦痛的東西……這將使我完成我其

餘的義務……

吉 那義務是什麼呢？

馬 我將完成起始沒有做成功的事。你那時是裁判人之一，但可不是唯一的裁判人。而那些生死存亡須在清時刻決定的人，却有權利要知道他們的命運，要知道他們的生存是以什麼爲決定的……

吉 我不懂得你。起碼，我希望我不會懂得你。你剛才不是說……

馬 我是說，一離開房間，我就要告訴民衆普倫西瓦所提出和遭你所拒絕了的那個條件……

喬 娜

吉 好吧！現在我可懂得了。我抱歉，這些閒談會把我們帶到了這一點，正如我同樣地抱歉，你的幻想會使我取消對於你底年齡所應起的尊敬。可是，一個兒子的責任是要保護那反對他自己，走入了迷途的父親的；而且只要比沙爾存在的話，我就是這兒的主人，她底光榮的保衛者……波爾梭，託勒羅，我拜託你來照拂我的父親，一直到他的良心在他心裏復活了爲止。什麼都不會發生過！……誰都不能夠知道……父親，我原恕你；而當

右那長長的頭髮，在說話的時候如作沙動，我要有決斷，要勇敢的時候，你一定也會原諒我的……

馬 我的孩子，我不必要爲了原諒你，來等待那最后一刻的到來……我膽也要取捨你一點的行動的……你可以送我下獄，可禁不住我的秘密；因爲那是再也不能閉死的……

吉 這是什麼？你說的什麼？

馬 那就是：正在此刻，普倫西瓦的提議是正被元老院在討論着的……

吉 元老院！誰會告訴他們的呢？

馬 在我沒有來到這兒之先，我就告訴了他們……

吉 你！不，這是不可能的！不管你的恐懼，你的年齡在你的心靈所起的破壞作用是如何地大，你不能把我靈魂上的唯一快樂，我底愛，我底結婚生活的純真和美，交付給那些生人，那些可憐的小店員們的手中——他們把這一切當作油鹽一錢地來量！我不能相信……除非我的眼睛看到，我不能相信的……那時我將對於你，你，我所愛過同時以爲我很了解的父親，我所作所爲底模範的父親——我將對於你這同樣的恐怖和憎恨，眼

馬

對於那些可惡和懦弱的，現在這種不名譽的事來侮辱我個的殘忍東西一樣！

你是對的，我的孩子。你並不了解我；對於這點，我要認爲是我底過錯。當我走入了老年的境地時，我沒有告訴你，我從維每天學到了些什麼，關於生活，關於愛，關於人類，關於歡樂與悲愁。如果我早點使你了解了在我心裏所經過的東西，那漸漸逝去的虛榮心，那取虛榮心而代之以的真理，那囑我也許今天不會站在你面前，像一個苦楚的，你開始所憎恨的生人吧……

喬 妮 妮 喬

吉

至少，我很高興，他已經够早地了解了你……至于其他的事情……我們毫不困難地可以預料得到，政府會作何決定的。爲了保護他們自己，他們是不惜犧牲一個人，即使是多麼地簡單呀！這種企圖會加強勇氣——加強比人們可能從這些可憐底窮人所能够獲得的更高尚的勇氣。可是，他們當心吧！那未免是企圖太大了。那是超乎他們所要的權利之外的。我已經爲他們流了我的血；從朝到暮，日夜我是在工作着，忍受着的；在這整個的圍困期間，我從沒有顧惜到我自己。可是已經够了；我再是不幹了！論哪是我的！誰是屬於我！而我還在統帥着軍隊。我的斯特拉迷奧族兵至少是還對我忠實的；我有三百

個只聽我底命令的兵士。他們決不會聽懦弱者的任何話語的！

馬 你是錯了，我的孩子。比沙城的政府諸公——你所說得一言不值的公民——在他們沒有知道他們作如何決定之先，已經在這危急期間，顯出了他們有可受最高尚性靈和勇氣證明。他們亟亟來犧牲一個女人的愛而取得自己的安全；當我離開他們，趕到你這兒來的時候，他們正在召見婉娜，告訴她：他們把這全城的命運放在她的手裏……

雷 什麼！他們居然敢！當我不在場的時候，他們居然敢對他傳達那個鬼的一套醜話！……

馬 我底英雄！當我想起他那極端的臉孔，他陣子的光輝——那使庸底美貌更美的嬌羞！

雷 當我想起我底婉娜得站在這些淫亂的老人——這些微小的，面皮黃瘦的虛偽的，把個

一袋一件裏品的小商人面前時！他們將會對他說：「去！到那兒去，一絲不掛地到那野

蠻人的營帳去！聽他的吩咐！」啊，真的，他們沒有用武力也算是他們够高貴了！他們

知道，我仍然是在這兒的。他們要求她的同意，你說！而我的——誰敢來要求我的呢？

馬 我不是向你要求過麼，我的孩子，假如你拒絕了我，他們將會依次來的……

吉 讓他們來吧！婉娜將為我們倆抗議的……

馬 我相信，也許是如此。同時你將接受她的答覆……

吉 她的答覆！你能够懷疑嗎？你這認識得她的人——你這自從她第一天，眼睛內含着笑和

憂，走進這房間的門限就天天看到她的人，現在又打算在這房間裏丟掉她的人，你能據

她的答覆嗎？……

馬 我的孩子，我們總是以自己的心思去猜疑別人的心思，而且自知的程度只能及到自己認

識能力的範圍以內……

吉 這無疑地正是我為什麼這麼地不能了解你的原故！不僅如此，我這雙眼睛如果第二次又

很殘酷地被欺騙了的話，我將要祈求上帝，讓牠們永遠地閉上！

馬 牠們也許是快要開了，我的孩子，在一個巨大光亮之下……我說這話，因為我注意到了

婉娜有某種力量你不曾看到，而這恰使我毫不疑懷地知道，她將作何種的答覆？

吉 你用不着懷疑！啊，請相信我，我也是用不着的！而我將要預先地，寬良地，決不反覆

地，接受她的答覆！如果那答覆不是跟我的一樣，那末我們，從最初一直到這個苦楚的

時候為止，是雙方被騙了……那末我們的愛情也不過只是一個欺騙，現在得化為灰燼；

那末我所崇拜的她的東西，只能修在我這喜歡輕信的可憐頭腦內存在着，在我這可憐的，忠誠的心裏存在着，而這心只知道一個計劃，崇拜一個理想……

(在外邊的人羣中起了一陣「婉娜，婉娜」的喊聲。這聲音起初很微小，後來就漸漸變大。後邊的門開了。婉娜，單獨她，面色蒼白，走到房間內來。這時，那些似乎害怕進來的男女，靠着門打算護住自己。吉多望長趨，回她跑過來。他把髮髻圍着纏，熱烈地擁抱着她。)

吉

我底婉娜！……他們對於你做了些什麼事！說了些什麼話！……不，不，請不要告訴我吧

34

吉

我只須看看你的眼睛——們仍然是純潔，忠誠，像安琪兒洗浴的泉水……啊，那些愚蠢的大們！他們不能夠傷害我所愛的人，他們真像向天空投石子的小孩，以為如此就打着了禾……當他們向着你眼裏望的時候，他們的言語就會在他們自己的嘴唇上萎縮

吉

的……你沒有回答的必需——你只須向他們望一望就够了。那時，在他們與你之間，在他們的忠誠與你的思想之間，將會現出一片湖水，一個無涯的，生命與愛情的海洋……

吉

不過，請看，這兒有一個人——我稱之為父親的人……他沉墜了他的頭腦，他的白髮把

那末我所崇拜她的東西，只能停在我這喜歡輕信的可憐頭腦內存在着，在我這可憐的，忠誠的心裏存在着，而這心只知道一個對象，崇拜一個對象……

（在外邊的人羣中起了一陣「婉娜，婉娜」的喊聲。這聲音起初很微小，後來就漸漸變大。後邊的門開了。婉娜，單獨她，面色蒼白，走到房間內來。這時，那些似乎害怕進來的男女，靠着門打算遮住自己。吉多豎長腿，回她跑過來。他把髮髻圍着褲，熱烈地擁抱着她。）

我瘋婉娜！……他們對於你做了些什麼事！說了些什麼話！……不，不，請不要告訴我吧

……我只須看着你的眼睛——們仍然是純潔，忠誠，像安琪兒洗浴的泉水……啊，那些愚蠢的人們！他們不能夠傷害我所愛的人，他們真像向天空投石子的小孩，以為如此就打着了天……當他們向着你眼裏望的時候，他們的話語就會在他們自己的嘴唇上蜷縮的……你沒有回答的必需——你只須向他們望一望就夠了。那時，在他們與你之間，在他們的思慮與你的思想之間，將會現出一片湖水，一個無涯的，生命與愛情的海洋……不過，請看，這兒有一個人——我稱之為父親的人……他沉墜了他的頭腦，他的白髮把

吉 什麼？那嗎你愛他了！你從什麼時候起開始愛他的呢？

婉 我並不認識他，我從來不會見到過他……

吉 可是你會聽見過。是的，是的，你會聽見過，人們曾經告訴過你……

婉 沒有的事。有一個人剛才說過，說他是一個很老的人……

吉 他一點也不是的！他是年青，他是漂亮，他比我年青得多！上帝！如果他要求別的東西

的話，我也許到他那兒去，四腿朝地地爬過去，爲了拯救我們底城！否則就和婉娜一塊

兒裏流去，無聲無嗅地打發我們這個殘生，在十字路口去向別人求乞！……可是這，這

！在世界的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征服者敢于（）走入走向婉娜，用手臂圍抱着她！啊，婉

娜，我底婉娜！我不相信這！我所聽到的不是你的聲音，而是我父親，我父親個個底聲

音！不，我什麼也沒聽見；一切好像是……你應該告訴我，說你是錯了，說你的愛情，

你的本心在叫喊：『不成，不成！』甚至於說像這樣的話都不好意思！……我告訴你……

我什麼也沒有聽到，什麼也沒有聽到；沉寂就一直沒有打破過……可是，要知道，你必

得開口……大家都在聽着的呀……誰都不會聽見過……大家正在等着你所應當說的那每

「請趕快說出來吧，婉娜，使得他們知道你呀！請快些吧！宣布你的愛情，驅除這些夢想吧……請說出我所等待的那句話，那必須要說的一句話，假如你不使我身旁的……」
婉娜爲碎片的話……

婉娜：「吉多，我知道，要忍受這該是多麼地難呵……」

吉多：「本能的把牠從自己推開……這該是多麼地難啊！你知道，你知道嗎？我不會忍受這……」

婉娜：「我，這曾經愛過你的人？你從來就不會愛過我！不，我現在開始看出來了！這一……」

「我將怎麼應付呢？……你是很高興地要離開我；你歡喜那一個人，誰曉得？啊，可是……」

「我仍然是這兒的主人，讓他要怎樣說就怎樣說吧……你以為我就不能不穩地站著旁觀……」

「……頭都不管嗎？在這房間的下面是三個地牢！一個又黑又冷地地牢。你將在這兒住……」

「下去，我的斯特拉瑟與兵將看守着，一直到你的英雄主義冷靜下來。你知道了你責任所……」

「在的時候爲止……把她帶下去……我已經開口了；這是我的命令！去，服從命令！」

婉娜：「吉多，吉多，我的確不應告訴你……」

吉多：「他們不聽命令；誰在這兒也不聽我底吩咐，你們，波爾梭，託勒羅，你們的手變成了石……」

頭嗎？我的話語鑽不進你們的耳朵內去嗎！你們站在那兒，和其餘站在那兒聽着的人，你們不能夠聽見我嗎？我向他們高聲喊，他們連一動也不動……把槍滑下去，我說……

……帶下去，帶下去！……啊，我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們是害怕；他們想活下去——

活下去，他們所關心的就是這一點！使得他們活下去，我就得死去；可是不論這個樣兒

……不，不，這太容易了！你們都是有妻子的呀！……（半抽出他的劍，走向婉娜。）

（假如我寧願死而不願受辱麼？）……這，你是不會想到的！……不過，請看一看，

我只消舉一下手就成！

婉 假如是你的愛情吩咐你的話，言多……

吉 假如是像的愛情吩咐你的話！……啊，是的，談起了愛情這個字，你是從來不覺得難的

意義的！你，在你的靈魂裏，從來就不會有過什麼愛情的！現在當我一看到你，我就望

見了一個沙漠……一個什麼都吞沒了的，乾枯的，要死的沙漠……甚至於就是一滴眼淚

也沒有，一滴眼淚也沒有！……我是什麼呢？我在你眼中是什麼呢？我不過是伸着雙臂

保護你的人？只不過如是而已！……如果你只有一會兒……

婉 吉多，請朝我望一下，請朝我望一下吧！你看不見嗎？我將對你說什麼呢，吉多？我這

什麼話來說斷我心內的感情呢？讓我跟你說一句話吧！同時我所有的力量都沒有了！……

我不能……我愛你。我底一切都是歸功於你……然而我要去了；我必得，我必得去……

吉 （把體從自己推開。）那倒好，去吧！從這兒去吧！到他那兒去吧，我放棄你了。去吧

請你已經不再是我的了……

婉 （握住他的手。）吉多……

吉 （把體推開。）不要你用這雙溫暖，柔和的手來握住我吧……我的父親是對的，他能

更好地認識你……父親，他就在這兒。這是你的成績，來把體完成吧……把她送到那個

人的當帳裏去吧。我將留在這兒，望着你們一齊走去……可是，不要以為我會均分應所

換得來的一點兒麵包和肉的……我現在只有一樁事可以作，而這你不久就可以知道的……

……

婉 （抱着他。）吉多，請向我看一眼吧，不要把你的眼睛從我掉開——那是太可怕了……

吉 請讓我看看你的眼睛，吉多……

會那麼看吧！看我底眼睛啦，細瞧瞧……滾開！我再不認識你了！時間已經迫促了！

他在那邊等着你的呀：夜已經垂下了……去吧！你還怕什麼呢？我不會殺掉我自己的呀

• 我並沒有瘋呀：只有當愛情是勝利的時候，理智才會動搖的，在愛情要破碎的時候，是決不會的……我已經看穿了愛情，唉，愛情和忠實……我再沒有話說了，不，不，放

開你的手指吧；牠們抓不住快要逝去的愛情呀。一切都完了，結果了，什麼痕跡都沒有

了。過去是淹沒了，未來也……啊是的，這些清潔，白的手指啊，這雙高貴的眼睛啊，

這對嘴唇啊；有一個時候，我曾經是相信的……現在可什麼也沒有了……把婉娜的

手攔開。空空，空空，比空空還空！再會吧，婉娜！你去吧，再會吧……你到那兒去

嗎？……

婉

是的……

吉

你不再回來嗎？……

婉

是的，我不再回來……

吉

至於這一點，我們看吧……啊，我們看吧……誰能告訴我，我的父親了解比我還清楚

黃 純 潔

呢！……

（他搖擺着，抓住一個大理石柱，蹣跚孤獨地，慢慢地走出去，不再向他望一眼。）

齋 藥 碑

接過信，讀着。他給我正式的命令：以立刻逮捕爲懲罰，他命令我明天清晨作最後一次的攻城……這倒也好。這一夜起碼是屬於我自己的……立刻逮捕……啊，他們所知道的是多麼少呵？……他們真的能够想像，這種陳腐的，老生常談的話語，對於一個正在等待他生命那最寶貴的一刻底人，能起恐怖的作用麼？威脅，逮捕，誹謗，審判，定罪——這一切對我是什麼呢？如果他們可能，他們敢的話，他們早就該逮捕我了……

維 特里烏佐先生，當他交信給我的時候，就告訴了我，說是他隨後就來的。他希望跟你談談話……

替 啊，他算是終於決定了……我們的會面將可以決定許多的事情。而這位枯萎的小孩畫匠，將來敢在這兒代表佛羅倫斯那獸兒神祕權力，可是不會敢舉起眼來望我一下的。這位寡談的黃面皮的條鬚，像我比死還厲害，將要花他做夢也不會想到的一點鐘來……一定是他接到了嚴重的命令，所以他才敢到猛獸的洞穴裏來做做樣子……誰在我門口當守衛？

維 你的加里西隊伍的兩個老兵。我想我認得他們一個是赫南多；另外一個我相信是索曼

哥

好；這兩個兵，他們會服從我的。我告訴過他們把所有的要人們都用鍊子鎖起來……
天快黑了；把燈點起來吧。現在是什麼時候呢？

九點鐘過了。

馬可，那龍那還沒有來麼？

只要他一到，在城牆那兒的哨兵就會把他帶來的。

如果我的提議被拒絕了的話，那麼在這點鐘以前他就會來的……這一點鐘就決定一切的。
這一時刻，對於我的生命，正如一羣囚犯，當他們向着週圍的黑暗望時所夢想那救起了帆的大船一樣……也真奇怪，一個男子居然會把他底命運，他底頭腦，他底靈魂，他底快樂，他底哀愁，交付給脆弱得像女人的愛情那麼一件東西！如果這東西不比我的底笑還堅強的話，我真要向牠笑呢……馬可沒有轉來……那麼誰就會來的……去！去看那軍佈著難處屈着的烽火吧……去看那火是在那兒，傳導着一個女人的步子的到來。這女人是犧牲自己而救援別人的生命，同時救助了我正如他救助了她底民衆……不，請停下來

霧 旋 那

我自己去看吧。我自從我幼年的時候起，就等待這個時刻的到來，等待着，渴望著。木許別的眼睛，甚至於一個朋友的眼睛，只有我眼睛才能第一個接待他的到來……（他走到營帳的入口，把垂簾掀向後邊，朝着黑夜望。）看呵，那次陷，維第歐，看那火焰呀！看呵，牠是多麼地在發亮着，照耀着這黑暗呵！……從康巴尼爾那方——這正好正是應該如此……看牠是如何地在穿過黑暗呵！……這是照耀在這城市上的唯一一個光亮……啊，比沙從來不會向天空升起這麼一個光耀的花朵！我很失望地該是把牠等了多久呵！……啊，我勇敢的比沙人呵！你們今夜應該舉行慶祝，這慶祝將在你們的編年史上永垂不朽；我同時將領略到一種比救了我故國還神聖的快樂……

維 （觸動一下他的手臂。）我們回到營帳內去吧。特里烏佐先生從那兒來了呀。

普 （走向，放下垂簾。）一點也不錯。我們選得……會面將是很簡單的……（他走到桌子旁，摸著那兒的文件。）你都得到了他的三封信嗎？

維 只有兩封。

普 我所截下來的那兩封，和今晚的命令……

維 這是那起初的兩封。那其餘的一封你正在你手裏捏過了……

普 他到來了。

(門衛把垂簾揭起來。)

(特里烏佐走進來。)

特 你不會看到那炬奇怪的火燭麼？牠似乎是從康巴尼爾升起的烽火信號呢？……

普 你以為那是信號麼？

特 我一點也用不着懷疑……我要和你談談，普倫西瓦。

普 請說吧。請你走開一下，維第歐，但請不要走得太遠；我需要你。

維第歐下。

特 你知道，普倫西瓦，我對於你的重視。這一點，我已經證明給你看不只一次了；可是，

除此以外，還有許多東西你是不知道的，因為佛羅倫斯的政策——人們說牠是不義——爲了謹慎起見，不得不把許多的事情保守秘密，甚於對於那些牠能交付牠最重要秘密的人，祇有時都保守不說出來。我們大衆都服從牠深沉的命令。我們每個人得支持牠許多秘密

事情的重量，因為這些東西是極最高的智慧所產出來的。我只得告訴你一件事吧；那就是，我非常同意你被選為這共和國支部第一次開入戰場的偉大軍隊的總司令。雖然你的年紀很青和出身寒微，真的。這次的人選，實在沒有什麼理由來表示不滿的。可是現在樹有組織起來了一個政黨來反對你。告訴這件事給你時，我不知道，我是否讓我對於你忠實的友情，來侵犯了我底的责任。有時，太盡忠於職守，比起勇敢一點的隨便來時，還能產生出不快的結果呢。所以，要知道，你有許多敵人，控告你獨裁，動搖和阻撓。有許多人甚至於還懷疑起你的忠誠來。許多細心想出來的事實已經是在不厚而足，這已經是對於那些懷疑染上了顏色。這對於議會的某些部份人已起了很不好的影響。他們已經對於你用不和善的眼光看待。這類事已經發展到引起人來起而你和審判你的程度。很幸運地，我知道得恰合時宜。我馬上趕到佛羅倫斯去，而且並不困難地反撥了許多人的訴狀。我堅定地爲你而說話。現在只望你來證明我這絲毫不會動搖過的信念了；因爲如果你再不行勵的話，那我們只有同歸於盡了，我底同志馬拉杜拉先生已經在比平諾被威尼斯辦線草的軍隊阻止住了前進。另外還有一軍正在從北方向佛羅倫斯開來。假如你明

喬 婉 娜

天開始那等待很久了，的細攻擊，一切大致是不成問題的。這將使我最好的軍隊和那唯一的常勝將軍，得以空閒出來；於是我們就可以勝利地，堂堂地回到佛羅倫斯城來；這將使你過去的仇敵變成你熱烈的崇拜者和同志……

普 你所要和我談的就是這些話嗎？

特 差不多是；雖然我沒有明白地傳達出我對於你實質的友情——那在我們交往中一天一天增大的友情。就是這，雖然，那似乎很矛盾的法律把我們放到了一個很困難的境地。這法律要求一個將軍的威權，在危急的時候，要被佛羅倫斯那種神祕的力量所均衡。而我今天就是這城市的一個卑微的代表……

普 我剛才所接到的這道命令，就是你寫的嗎？……

特 是的。

普 你親手寫的吗？

特 一點也不錯，為什麼要問這句話呢？

普 這兩封信——你看得出來嗎？

特 也許。我還不知道呢；那裏說的些什麼？第一，我得……

普 那倒不必，我知道的。

特 那兩封信就是我想像中你會攔截下來的嗎？……我看，這測驗到是很好的。

普 你不是和一個小孩子在談話呀。我們不必玩這種可憐的小玩意吧，或是拖長這段談話。

我急想把牠結束。真的，牠將會遲延一切任何佛羅倫斯勝利都比不上的亂報！……在這裏裏面，你最卑鄙地，最虛偽地，非難我的一切行動。這種事件完全是出自惡意呢？還是爲的要供給佛羅倫斯那種不義的貪慾心一種不可缺少的根據，來任意解決一支勝利的僱傭兵呢？……在這兩封信裏面，一切事情是用一種卑鄙的技術所歪曲了，以致於我自已都不相信我無罪。我的每一行動都被變了形，被賤賤，被污辱了。而這，從開城的第一星期起，一直到我睜開眼睛的這一時刻——這幸運的時刻，在這時，我決定了要使你真心成爲事實。你的信我已經使人仔細地抄下來了！——我已經把信們送到佛羅倫斯去了。我截取了回信。你的話已經是被接受了；他們相信了你！——他們毫不遲疑地相信了你，因爲他們已豫先供給了你控訴的罪名。沒有人聽我的伸訴，我是被裁判了；我是被

判了死刑……而且我知道得很清楚，任何完美天使的純潔，都不使我逃避你所供給的定罪的證據……所以現在我只有向前跳一步，搖斷你的鎖鍊，而做一個先發制人。從此以後，我再不是什麼叛國者了；不過，這兩封信既落在我的手裏，我就要促成你的滅亡，今晚我就要把你賣出去，你和你那些可憐的主子們；我將要給你，在我勢力範圍之內，給你以最陰險的，最致命的打擊。而且我將把這看為我生命中一件最高貴的事蹟，來屈辱一個城市——這城推崇叛國為道德，而且還想用欺詐，虛偽，謊話，忘恩負義，和流氓的手段來統治世界……因為今晚，為了我幫助，跟你鬧變扭的老敵人——比沙城——只要牠底城牆依然存在，將要阻止你在這世界上來傳染你的腐敗——今晚，比沙城將要被救了，而且還要抬起頭來，再發出挑戰的聲音……啊，請不要站起來做些無用的姿式吧……我的一切步驟已經是準備好了，而且這也是無法避免的；你現在是在我勢力之下；而且我現在抓住了你，正像是我抓住了佛羅倫斯的命運一樣……

（特里烏佐抽出了他的匕首，向普倫西瓦描準着很快的一擊。）
還早呢……只要我的手還是自由的話，那就還早呢……

（普倫西瓦用手臂撐開了這一聲，這匕首只劃着他的面孔。他把牠向上擡過去。他抓住特里烏佐的手腕。）

普 我倒沒有準備到你這恐怖的一番……看，我現在捉住了你呢，而且可以用一隻手就毀掉你呢……我只消把這匕首稍為放底一點……牠似乎已經是在尋覓你的喉頭呢。怎麼的，你不說什麼話嗎？那末，你不怕嗎？

特 （冷淡地。）不。用你的匕首吧，這是你的權力呀。我知道，我的生命是完了。

普 （鬆了手。）啊……不過，真的，你所做的這事也真奇怪……甚至於還很稀少呢……真正準備與死神握手的兵士，倒是很少呢；而且我倒也不會想到，在這麼一個脆弱的身軀裏面……

特 你們這些弄刀鎗的人總以為，除了寄存在刀尖口子上面那點兒勇氣以外，世界上就再沒有其他的勇氣……

普 你也許是對的……那也好……你現在是沒有自由的，可是誰都不會傷害你的……我們各自有主，你和我。（他把面上的血擦掉。）啊，這一擡倒不怎麼高明……稍為倉促了一

點，而且睡兒不餓。他只差一點點兒……現在，請告訴我，假如你手中現在抓住了一個

人，一個幾乎要把你送到一個誰也不願意去的世界底人，你將是怎麼辦呢？

特 一個人的生命，比起佛羅倫斯的安全來，值得什麼呢？

普 那時你相信佛羅倫斯的命運，她底工作，她底存在了？那末她一定是我所不能了解的某

種東西了？

喬

特 是的，我只相信她；其餘的東西對於我簡直是不值一顧……

魏

普 辯論說起來，也許是的……而且你也是對的，因為你相信……我自己沒有國家，我說不

鄭

出來。有時我也很難過，我沒有國家……不過我有一樣東西你可是永不會有的——沒有

什麼人像我這麼地有過……這東西填滿了我所有的遺憾……你去吧；我們撒手吧；我們

沒有時間來品評這些幽默呀……我們之間的距離是相差太遠，可是我們倒也有幾乎可以

相接觸之點……各人有各人的命運……有人追求一個理想，但也有些人追求一個慾望……

……再見吧，特里烏佐；我們是在走不同的道路……請把你的手伸給我吧……

特 還早。我將在懲罰的那天把我底手伸給你……

「好吧；你今天失敗了；明天你就會勝利的，……」

（他喊：「維第歐！」）

（維第歐上）。

維第歐：主人！……怎麼的，你受傷了，血正在流着呢……

普 沒有關係……把那兩個衛兵叫進來，讓他們把這人帶下去；不過，要注意不要使他們傷害了他……他是我所愛的一個敵人……叫他們把他帶到一個別人看不見的安全的地方去……

……他們要負責他的安全，同時只要我的命令下來，就要放他自由……

（維第歐帶着特里烏佐下。普爾西瓦在一個鏡子面前站着，察看他的傷痕。）

特 那末我就殺死他。

普 我不懂得你……你真奇怪……請明白地說吧，寫那類的信是卑鄙的事呀。在三個偉大的戰場上，我為佛羅倫斯流過了我自己底血；我從來不會為我自己打算；我用盡了我底頭腦，而收穫得全是屬於你們的，我是這共和國的一個忠實僕人，從來不會有一個不忠誠的念頭來到我底心裏……你一定是知道這一點的，你，你這一直是在偵察我底行動的人

……可是，在你的信裏面，某種毒辣的惡感者仇恨，使得你歪曲我的每一行動，我所取的的每一步驟。我心目中只有佛羅倫斯；你憑空猜出一堆一堆的謔言和諍話……

特 那些事實都是欺詐的——關係很小。我的責任是要防止那危險時刻的到來——那就是：

當一個軍人，因獲得了兩三個勝利而驕橫了起來，以致於不服從他所服務的主子底時候。他主子的任務是比他自己底崇高得多的。現刻就證明瞭出來，那個危險的時刻是到來了。佛羅倫斯的民眾把你看得太寶貴了，我們的責任是來摧毀他們的偶像。他們這時已經表示出了一些憎惡，可是他們已使得我們覺得我們可以阻止他們危險的動搖傾向；而且，我也似乎覺得，這正是來毀壞他們底偶像的時刻。我警告了佛羅倫斯。她知道，我底謊話的用意何在……

普 這時刻還沒有到來，而且永遠也不會到來的；不過對於你那些可恥的信件……

特 那時刻也許已經到來，而這已經足夠了……

普 什麼！一個無辜的人，就這麼爲了一個僅僅的可能性而犧牲掉嗎？爲了一個也許並不會出什麼大亂子的危險性而犧牲掉嗎？

普 這傷並不深，但是牠已經劃進我的面孔裏去了……誰想得到，這麼一個脆弱難看的人居然能……（維第歐回來。）你依照我底吩咐做去了嗎？

維 是的。主人，這件事兒的意義是毀滅呀……

普 毀滅！……啊，那末我就每天可以被毀滅，一直到我死的那一天為止！……噫，在這世

界上，從來沒有一件合法的復仇能够給一個人像給我這樣的快樂！——這快樂，自從他在學做夢的那天起，就老是夢着的……我一直是在等待，在祈禱他的到來！我不讓任何的罪過來 止我，因為那快樂是我的，是屬於我的，我命定要佔有他；而現在，我的屋宿，被正義，被憐憫所斷，載在閃銀色的光上，把這快樂送給了我。而你還說什麼毀滅！

……啊，冷心腸的可憐的人類啊！……沒有愛情的可憐的人類啊！……你不知道嗎，在這時刻，我的命運是在天上被稱量着的，而且上帝們正在賜給我一百個情人，一千個快樂的眷兒！……啊，我是知道的！……那些命中註定要受極大的災害或是要得到極大的勝利底人，在一個特定的時刻，忽然發現他們站在生活的頂尖上！這時一切的東西屬於他們，服從他們，而且在他們的手裏溶化！我現在正接觸到了這一時刻呀！……這時

就有一个人類所受不了的愉快，誰得到牠就會被牠所毀掉！……

維（拿着一塊布製的綳帶。）血仍然在流着，請讓我把你的臉包好吧。

晉好吧，因為只有這樣才好……不過請當心不要把你的綳帶遮住了我的眼睛。（朝鏡子望

。）啊，我倒像要從一個外科醫生手術刀避開的病人，而不像一個快要高興歡迎他底愛
的情人呢！……（擺動他的綳帶。）而你，維第歐，我可憐的維第歐！你將怎麼辦呢？

維主人，你到什麼地方去，我就到什麼地方去……

娜 不，你得離開我……我不知道，我將到什麼地方去，也不知道我將會成爲一個什麼……

你還是逃走吧！誰都不會追你的，但是，假如你跟你的主人去的話……在這些櫃子裏
面有的是金子；你拿出吧，牠是屬於你的呀，我再也不要了……那些輕便車子準備好

了嗎，那些羊羣都集攏來了嗎？

維 都在營帳的前面。

晉 好吧。當我一發出信號的時候，就請你動手做你所應該做的事吧（在遠處發來一個槍聲

喬 婉 娜

·) 那是什麼？

維 在前哨有人放了一槍。

普 誰下的這命令？……這一定是一個錯誤……假如他們向他放了槍的話！你沒有說……

維 說過的，那是不可能的。我已經派了幾個哨兵到那兒去了，只要他一到來，他們就會把她帶來的。

普 請去看看吧。

(維第歐下。)

(普倫西瓦單獨地站了一會兒。維第歐回轉了來，掀起門口的垂簾，低聲喊了一聲「主人。」於是他就退下。喬婉娜穿着長的大衣出現了。她在門前停着。普倫西瓦顫抖着，向着她移動着步子。)

婉 (用窒息着的的聲音。) 我依照你底吩咐來了……

普 在你左手上有血跡；你受了傷嗎？……

婉 一顆砲彈掠過了我的肩膀……

普 什麼？什麼時候？這太可怕了……

蘇 當我快要走近營地的時候。

普 誰放這一槍呢？……

婉 我不知道；放的人逃走了。

普 你很痛嗎？……

婉 不。

普 我替你把這傷包起來好嗎？

婉 不。這不要緊。（沉寂片刻。）

普 你決定了嗎？……

婉 是的。

普 還需我把那些條件重述一遍嗎？

婉 沒有這個必需。

普 你沒有失悔的地方嗎？

婉 未必我們訂好了條約；我到此地來不必懷着什麼悔恨嗎？

普 你的丈夫同意嗎？……

婉 同意的。

普 你如果要想翻悔的話，現在還來得及……

婉 不。

普 那末你爲什麼要做這件事呢？

婉 因爲在那兒，人們正在要被飢餓而毀滅掉的，而明天更快速的死亡正在等待着他們……

婉 再沒有其他的理由嗎？

婉 還能有什麼其他的理由呢？……

普 我能够了解，一個有德行的女人……

婉 不錯。

普 一個愛她底丈夫的人……

婉 是的。

普 很堅沉嗎？

婉 是的。

普 你只是穿著你的大襪嗎？

婉 是的。

普 你看到營帳前面的車輛和羊羣嗎？

婉 看到了的。

普 有整整兩百個車子，裝滿了杜斯甘產的小麥；另外還有兩百輛裝滿了糞草，水菓和舊安那蘇的酒。此外還有三十多輛車子裝滿了德國的火藥，還有十五輛小車子裝滿了鉛；而在這些車子的週圍還有六百頭亞普利亞產的牛，還有一千二百頭羊。牠們正在等待着你的命令開到比沙城去呀。你願意看牠們開動不？

婉 願意的。

普 那末，就請你到我的營帳門口來吧。

（他揭起門簾，下了命令，作了一個信號。一種震盪，巨大的動作發出一個聲音。火把被燃燒了起來，前後地動搖着。鞭子響了，車輪發出喀格的聲音來。有羊的叫聲，牛的

嗚呼。媿娜和普倫西瓦，直直地站在營帳門口，望着這一個巨大幽邃的開窟，夾雜着火把在佈滿了星星的夜裏閃動。）

普 從今天晚上起，虧了你的功，比沙城不再受飢餓了。她現在是牢不可破的。明天將是誰都不要再希冀的快樂與勝利底光榮……你滿意嗎？

媿 滿意。

普 那末讓我們把營帳關起來吧；請把你的手伸給我。今晚仍然是很溫和的；可是今夜將會是很冷呵。你身邊沒有藏着什麼武器嗎？什麼毒藥嗎？

媿 我只有我的木屐和這件大衣。假如你害怕的話，請搜索我吧……

普 我害怕並非是爲了我自己，而是爲了你……

媿 我把我人民的生命，放在一切之上……

普 好吧，你這是對的……來吧，請在這兒坐下來……這是一個戰士的臥榻，不平而堅硬，軟得像一個墳墓，可是配不上你……請躺在這兒吧，在這虎皮之上，這從來不會感到過女子底溫柔的接觸的虎皮……請把這柔軟的皮裘放在你底腳旁吧……這是一個大山貓的

啟，當某次在一個勝利之夜的時候，一個非洲的君主送給我的……

（婉娜坐下來，緊緊地裹在大衣裏。）

普 這燈的光亮正射在你的眼上；我把這燈掛開一下好嗎？

婉 這沒有關係……

普 （跪在臥榻的旁邊，握着婉娜的手）喬婉娜！

（婉娜驚奇地跳了起來，朝着他望。）啊，婉娜！我底婉娜……因為我，我也常這樣地

喊你呀……現在當我一喊起你的名字，我就顫抖起來……牠在我底心靈被鎖了三道，有

這麼多的時候，以致於牠要想逃出來時就不得不打破那鎖住牠的監獄，……的確，牠就

是我底心，我的一切……在這名字的每一音節內是藏着我底生命；而且當我念起牠的時

候，我就覺我底生命從我流了出來……牠對於我是太熟識了；我想我是認識牠的；我把

牠反覆反覆地對我自己念過，一直到我不害怕牠為止；我在每天的每一時刻都念着牠；

像愛情的一個偉大字眼；這字眼，一個人渴望在她底面前，就是念一次都好——這字眼

沒有辦法召喚出來，該是多麼……我想我底嘴脣已經變成了那字眼的形狀；在這個瞬

喬

望了好久的時刻，這嘴唇可以念出這字兒，如此地柔順，如此地卑微，帶着如此深沉和偉大的渴望心情，所以當她一聽着的時候，就可以知道，這字兒該是含着有多少情愛和辛酸……而在今天，這字兒不過只是一個陰影。牠已經不同了……我底恐懼和憂愁，傷損了牠，毀壞了牠；而當牠一離開我底嘴唇的時候，我就再也認牠不出來。我所注入牠裏面去的一切意義和崇拜，現在來打碎了我底力量，壓下了我底聲音……

婉
你是誰呢？

娜

普 你不認識我嗎？……我引不起你的記憶嗎？……呵，時間消滅了多少奇異的東西呵！……

娜

真的，只有我個人單獨看到了這些奇事。也許，還是不如把牠們全都忘記了為好……

我不再要希望了，我將再不會有很多的懷喪！……不，我對於你是什麼也不值……我不過是一個可憐的人，一個偶然間懣懣地看到了他生命底目的的人而已；我不過是一個不幸的人——他不希求什麼，他甚至於還不知道要希求什麼才好，可是，如果可能的話，在你去之前，他倒想告訴你，你曾經對於他是什麼，你將會對於他，一直到他生命的結束，會是什麼東西的……

娜 那囑你認識我了？……你是誰呢？……

普 你不認識這個人嗎？他現在正看着你，正如在一個童話的世界裏，一個人會望著他生存和快樂的源泉一樣……

娜 不認識，起碼我不相信會……

喬 是的，你是忘記了……我能確定，啊，你是忘記了！……當我第一次遇見你的時候，你才八歲，我已經有十二歲了……

娜 在什麼地方呢？

娜 在威尼斯，在六月的一個星期日……我的父親是一個銀匠，他送給你母親一掛珍珠做的項鍊。她正羨慕那掛項鍊像什麼似的——我溜到了花園裏來……我看到你在那兒，在一個小池的旁邊，在一個桃金娘花的林裏……一個瘦弱的金指環落到水裏去了……你在岸上哭……我於是跳到水池裏去……那個指環在大理石的池底上發着光；我把牠撿了起來，把牠戴在你的指上……我幾幾乎淹死了……可是你吻了我，而且是快樂的……

娜 那是一個金髮，叫做吉昂納羅的小孩子呀。你就是吉昂納羅嗎？

普 是的。

婉 誰還能認得出你來呢？……而且，你的面孔是被綳帶裹着的……我只能認得出你的眼睛來……

普 （移開綳帶。）我現在移開了綳帶，你能認得出我來嗎？

婉 能，也許……我似乎是……因為你還有一個小孩子的微笑……可是你受了傷了，血正在流着……

婉 啊，這是我每一次的傷痕……若不是因了任何人可以傷害你的話……

普 讓我來整理一下你的綳帶吧，牠扎得很不好。（應在他的頰上裹着綳帶。）在這次戰爭中我常常看護傷兵……是的，是的，我記得……我眼前又現出這花園了，牠的石榴花，牠的玫瑰花，牠的桂花，我們在那兒不只玩過一次呢，在下午，那時太陽在沙上炙的火熱……

普 一共有十二次——我記算過的……我可以告訴你我們每次所玩的遊戲，你所說的每一個

字……

婉 於是有一天，我記得我等待着——因為我很愛你呀，你那時是那麼莊嚴，那麼沉靜，把

我看得像一個小小的皇后一樣……可是你之後就從沒有回來……

普 我的父親把我帶到非洲去了……在那兒，我們在沙漠裏迷失了路途……於是我被亞拉伯人，土耳其人，西班牙人捉去當爲俘虜——這就是我底生活，當我再回到威尼斯的時候，你的母親已經死去了；那花園是荒蕪了……我尋找着你毫無結果……一直到最後，因了你的美態——呵，那別人一見就永遠忘不了的東西呵——我才打聽到了你……

婉 當我一進門的時候，你馬上就認得我出來嗎？

普 如果有一萬個人走到我的營帳裏來，每個人有像你的面孔，每個人穿着同樣的衣服，同樣的美態——一萬個連他們自己的家屬都認不出來的姊妹，我都可以站起來，握着你的手，說：「這就是她……」也真奇怪，不是麼，一個人所有的影像居然會在他底心裏這麼地存在着；因為在我底這顆心裏你是住得這麼地深幽，以致於牠生長着，改變着……今日的牠已經跟昨天的牠不同了；牠開起了花來；牠變得更美麗了；而且年月選擇來牠所給與發育着的嬰孩的禮物來裝飾着牠……然而，當我再看到你的時候，起初似乎我

底眼睛在欺騙着我……我那忠誠地寶藏着你底美的記憶，曾經是大膽懷了，太遲疑了；牠不敢給予你那忽然在我底眼前閃灼着的榮耀。我是像一個人，當他在黃昏裏走過一個花園的時候，他記起了一朵花；可是在太陽的光耀下面，他忽然看到了無千數萬的花朵……你走進來時，我看到了我認識得最熟習的眉毛，頭髮和眼睛；我孔這面孔上看到了我所崇拜的靈魂……可是牠的美貶抑了一個靈魂——牠，我累年累月，無盡止地，默默地保藏着——這生活在我底記憶上的美，是如此不可計量地與實際不符……

是的，你曾經愛過我，正如一個人在那種年齡會愛的一樣。可是時間與別際給了愛情一種魔力……

普 人們常常說，他們在一生之中只愛一次，可是這話不大靠得住……爲了要隱瞞着他們的冷淡或是他們的慾望，他們自命爲懷着那些生而只愛一次的人底哀愁；而且當這種癡情的人要說出他深沉的，苦痛的憂亂了他底生活的真話的時候，那末一些幸運的戀人們所隨便說出來的一些話語就會失掉了力量 and 重心；而聽這話的女子，將會不知不覺地把這可憐，充滿憂鬱的神聖話語，看成爲只有大多數男子常有的那種瑣細和輕浮的意義……

婉：我終不會是如此的。我能發得當我們生命一開始時我們所渴望的那種愛情。我們捨棄愛情乃是因為歲月——雖然我的年歲還少——結束了許多的事情……不過，請告訴我，當你重走過威尼斯而且尋得了我底蹤跡的時候，——請告訴我，你那時是如何辦理？你沒有想什麼方法去看一看你如此深沉地愛着的那個女人麼？……

音：在威尼斯我聽說你的母親是死了，她的財產喪失了，我聽說你是和一個杜斯干的大貴族結了婚——在比沙據說是一個最有錢，最有勢的人；你對於他將會是一個被崇拜而又幸福的皇后……我是一個沒有家，沒有國籍的冒險家——我能够貢獻出什麼呢？……命運似乎是在要求我所不願意對於愛所作的犧牲。啊，該是有多少次我繞着城牆徘徊——抓住城門的鐵鍊，為的是害怕我要見你的那種渴望，會主宰了我，會擾亂了你已經看出來了的那種愛情和幸福……我租出了我的刀，我參加了兩三個戰爭；我是一個僱傭兵，於是我的名聲被傳播出去了……我却等待這一天的到來，雖然希望已經捨棄了我；一直到最後佛羅倫斯送我到比沙來……

婉：當男子們在愛情中的時候，他們該是多麼脆弱和懦弱啊……請好好地了解我吧；我並

不愛你麼；我也說不出來我是否會愛過你……不過當一個男子自命爲在戀中，正如我曾經是在戀中一樣，而在愛情的面前失掉了勇氣時，這使愛情的靈魂在我底心中跳動和叫喊……

普 我並不是沒有了勇氣……我需要比你以爲所必需的東西還多……不過現在已經晚了……
婉 當你離開威尼斯的時候，並不晚呀。當一個人發現出充滿了他生命的愛情時，那從來是不會晚的。這樣的愛情是從來不會退縮的。牠是富有希望，但並不希望什麼東西；而且當牠一旦停止希望的時候，牠仍然是堅持着的。如果我是像你所說的你那末地愛着時，我也許已經……啊，一個人說不出他會作出什麼的……不過這一點我知道：命運絕不能毫不費力地從我把幸福攫去的……我將對命運呼喊；「所以我在這兒走過去！」……我將連石頭都要強迫得和我站在一起！而且不管代價如何；我將要使我所愛的人知道我底愛情，而他自己也宣佈愛情，不只一次地宣布他底愛情！……

普 （要握她的手。）你不愛他吧，婉娜？
婉 誰？

喬 吉多。

（縮回應的手。）不要握我的手吧。我不能把牠給你呀。我看得把我解釋清楚。當吉多和我結婚的時候，我是孤獨的，幾幾乎還是貧窮；而一個孤獨和貧窮的女人是很容易成爲誹謗的犧牲者的，尤其是當她的面孔美麗，瞧不起虛偽和做作的時候……對於那些誹謗之辭，吉多並沒有加以注意；他信任我，而他底信任使我高興。他使得我幸福；至少是像一個人當他放棄了一切含糊的，奢望的，人力所達不到的夢想時，所能得到的那種幸福。我還希望使你相信，一個人是可以幸福的，不必花日夜的光陰去追求那誰人也不能知道的幸福。現在我愛吉多；我底愛情比起你想像所能覺到的愛情要平凡得多；不過我底愛情，起碼是比較堅固，比較沉靜，比較忠實，比較確定；這就是命運所賦予我的愛情；我睜着大眼睛接受了牠；我再不要別的了；假如誰要打碎牠的話，那可就決不會是我了……所以你看，你誤解了我呀……當我要指出給你看我所想的東西是你的一件錯誤時，那我並不是說你，也不是說我們自己；我是以愛情的名義而說話的——這愛情，在情竇初開的時候，看過一眼就深深地映在心裏：這愛情也許還存在着，不過牠既

是你的，也不是我的罷了，因為你不會作過像這種愛所應該作的事……

普 你對於我的判斷，婉娜，也可以說對於我這愛情的判斷，未免太苛刻了。你判斷這愛情而不知道他會作過什麼，受了多少痛苦，為的是要得到這快樂的一瞬間——這愉快的一忽間將使一切其他的愛情自愧不如……雖然這愛情沒有作什麼，沒有試圖什麼，我可是覺得他底存在，我是他底犧牲者，他把握住了我底生活！我心里蘊藏着他，我拋棄了一切人間的快樂與光榮……啊，請信任我吧，婉娜，你得相信我呀，因為我是那種不要求什麼，也不希望什麼的人呀！……你現在是在我底營帳裏，而且在我底掌握之中……我只須說出話來，伸出手來，於是一般普通戀人所求的東西，我就可以得到了……不過，你是跟我同樣地知道得清楚：我剛才所談的愛情是渴望着另外的東西的；所以我要求你不啻再懷疑我……我拿起你的手，因為我想你會相信我的……我將不再接觸他，我的嘴將不再來親他；可是，至少，婉娜，當我們將要離別不能再見的時候，至少請你要知道我底愛情該是哪一種的愛情，牠只有在不可能的事物前才遲疑的呀！

婉 只要他認為有不可能東西存在那一忽間起，「懷疑」不是有存在的餘地麼？我不要求

什麼超人的試驗，不要求克服什麼可怕的障礙。我不要求這類東西的證明，我是隨時在準備着相信……真的，這是爲了你底和我底幸福的原故，我仍然要打算來懷疑……在像你那末巨大的愛情中，一定有某種神聖的東西存在，這東西就是這最冷酷的女人都能感動……因此我要探尋出你所做過的事件，而且我將會快樂，如果我發現不出命運不大常光顧的，這種人間底憤怒的痕跡……而且我將會要相信，除了你這最後的一次行動以外，我不會找出什麼；因爲當我一記起你會毀壞了你的前途，你的名譽，你在這世界上所有一切，爲了使我在這營帳下面逗留一小時時，我就不得不承認你底愛情可能地是像你所說的一樣……

普 這最後的行動是一件什麼也不能證明的行動呀……

婉 爲什麼呢？……

普 我常願你知道真情。使你到我這兒來，用你的名義救濟了比沙，我什麼也沒有犧牲。

婉 我不懂……你不是背叛你的國家嗎？抹殺了你過去的成績嗎？毀壞了你的前途嗎？在你面前的是什麼東西呢？非放逐豈不就是死嗎？

喬 婉 娜

第一點，我沒有國家。否則，如果我的愛情不是如此地偉大，我也不會爲了這愛情而背叛她……然而，我不過是一個僱傭兵而已，當別人忠實的時候我也就忠實，當別人背叛的時候，我也就是一個叛逆……我曾經被佛羅倫斯的委員們誣告，被一個商人的共和國所查亂……這些商人的道路你知道得比我一樣地清楚。我知道我是完了；而我今晚所做

的事，不僅不會加速我的滅亡，也許還會救了我，假如救濟是可能的話……

婉 這麼說來，你爲我犧牲的並值不了什麼？

普 什麼也不值……我不得不告訴你。如果我用一樁欺騙所買到的你底微笑，那末在這笑中我不會感到什麼愉快的……

婉 啊，吉昂納羅，吉昂納羅！這比愛情，比她最高貴的一切證明還有價值得多呢！……你不須再尋找着那曾經從你避開了的手吧。現在把她拿去吧……

普 我希望是愛情得到了她……可是，究竟有什麼關係！……她是屬於我的呀，婉娜；我把她握在我底手中間，我嗅着她底香氣，我活着她底生命，她和我是一體——在這香甜的幻覺中我都忘記了我自己……啊，這貴重的手啊！我張開她，我合攏她，好像她是用

戀人的秘密的，神祕的話語來回答我似的；我把我的吻映在袖底上面，而你仍然談論留在這裏……那麼你原諒我這殘酷的試驗，把你對牠顯露出來的試驗嗎？……

婉 我也應該做這樣的事；如果我處於你同樣的地位，也許更好，也許更壞呢……

普 當你同意來到這營帳時，你知道我是誰嗎？……

婉 誰也不知道的。那時有許多奇怪的謠傳……據有些謠傳說，普倫西瓦是一個可怕的，年

老的人；另外些謠傳說他是一個非凡漂亮的年青王子……

普 不過吉多的父親看過我，他沒有說什麼嗎？……

娜 沒有。

普 不過，當你在黑夜，沒有一個幫助，獨自到一個野蠻人的營帳內來時，你不會失掉了勇

氣麼？……

婉 犧牲是要有的呀……

普 而當你看到我的時候呢？

婉 起初，綳帶遮住了你的面孔……

普 是的，婉娜，可是後來當我把綉帶揭開了以後呢？

婉 那時可就不同了。我已經認識了你……可是你，當你看到我走進餐帳來時——你那時心中是想的什麼呢；你那時想怎麼辦呢？……

普 啊。我怎麼能說得出來！……我知道我是完了，我有一個瘋狂的渴望要把一切和我拖下水去……同時，因了我這種愛情，我憎恨你！當我想起牠來時，我自己都奇怪得很……要解放我心裏的這隻野獸，要扇起我的仇恨，只需一句話，但是非你說出來的——只需一個姿式——但是非你作出來的就行……可是，當我一看到你時，我就發現這是多麼地不可能呵……

婉 我也是這麼地覺到。我一切恐懼都沒有了，因為我們不需一句話已能互相了解。而這一點也真太奇怪了……我也應該做這件事，我相信，如果我也是像你一樣地曾經發生了愛情……真的，當我聽你講話的時候，有不少的次數，我幻想着我是在講話，我的話語就是你的話語，你就是在聽着我講話……

普 婉娜，我也覺得，把我們從一切生物隔開的那座牆是變得透明了；這好像我是把手放進

了一條正在流着的溪流裏面去了，而把牠們縮回來的時候牠們就發着光，閃爍着信任和忠誠一樣……而且我似乎覺得男子是改變了，我心中一直所想像的東西全都錯了……我尤其是感覺到我自己是變了，從一個長時期的監禁中終於解放了出來；我覺得監門是開了，柵欄上是繞着花和葉子；我覺得雪在遠處的地平線上融了，早晨的清潔的空氣鑽進了我的靈魂，在我的愛情上呼吸！……

婉

在我底心裏也有一種改變。我很驚奇地發現了我跟你講話好像是從一次開始同你講話似的……我是習慣地喜歡沉默……我從來不會同任何男子這麼地講過話，除非是和吉多的父親馬可，而就是跟他談話時，情形都有些不同……他是在千萬個夢想中生活着的；我們的談話很稀少……至於其他的人，他們的眼中總有一種神色，使我寒戰……我怎麼敢告訴他們，說我喜歡他們，或是渴於知道他們心中想的什麼呢？……你底眼睛不使人嫌惡，牠們不使人驚恐……我馬上就覺得我認識你，雖然我記不起來我以前在什麼地方曾經看見過你……

普

婉娜，你能够愛我嗎？我底作惡的星宿把我帶給你，不是已經太遲了嗎？

婉 如果我能够告訴你我可以愛你的話，跟我現刻告訴你說我是愛你，豈非一樣麼，吉昂納羅？我跟你一樣地知道得很清楚這是不可能的……不過我們在這兒互相談話，好像我們是在一座荒涼的島上一樣……如果我是單獨地活在這世界上，那倒是有什麼話可說……可是我們忘記別人所忍受的痛苦，而我們兩却對過去微笑……當我想起孔亂開比沙時吉多所受的苦惱，他眼睛裏的失望，他底狼狽的面孔——呵，我再也不能等待了！……黎明應該是快到了，我真是渴望地要知道！……我聽到了腳步聲，有一個人正走過這營帳……人們正在垂簾後，私語呀……聽吧，聽吧！……這是什麼呢？

（在營帳外邊可以聽到私語聲和急促的腳步聲。於是維第歐的聲音從外邊飄進來了。）
維 「在外邊。」主人！

普 這是維第歐。進來！什麼？

維 「在營帳的入口，」快些；快些！主人，請你趕快逃！一會兒都不要遲疑；佛羅倫斯第二個委員馬拉杜拉先生……

普 他到那裏去了呀……

維 他已經回來了呀……他帶來了六百個佛羅倫斯人……我看到他們走過。這兵營是已經在起圍了……他帶來了命令……他宣佈你是一個叛徒……他現在正在找特里烏佐，如果他找到了他而你仍然在這兒的話……

普 來吧，婉娜……

喬 我到什麼地方去呢？

普 維絮歐和我所能信任的兩個兵士，將護送你到比沙城去……

婉 而你，你怎麼辦呢？

普 我不知道，然而這並沒有什麼關係呀。這世界已經是足夠大了——我可能找得到避亂所
的。

娜

維 呵，主人，注意呀！他們佔領了這城市週圍的四牆，而杜斯千尼多的是暗探……

婉 到比沙去吧。

普 和你一起嗎？……

婉 是納。

普 我不該……

婉 只去幾天……使他們尋不到蹤跡……

普 那末你的丈夫將會怎樣呢？……

婉 他決不會放棄招待一個客人的責任的……

普 當你告訴他話的時候，他會相信你嗎？……

婉 是的……！——如果他不相信我……但是他會的，他得相信……——來吧……

普 不。

娜 爲什麼呢？——你害怕什麼呢？

普 我並不是爲了你而害怕……

婉 爲了我？對於我，單獨也好，和你在一起也好，其危險是一樣的。我們所害怕是爲了你

，這曾經救了比沙城的你；現在比沙城應該救了你才算是公正……你在我保護之下來吧

，我要作你安全的保證……

普 好吧；我跟你一塊去好了……

婉 你不能再給我你底愛情更好的證明了……請來吧。我們不要再就誤時間……把你底營帳打開吧……

（婉娜跟着普倫西瓦向門走去，把垂旣分開。有許多低語的聲音和武器的響聲；可是聽得最清楚的是遠處的鐘聲。在愉快地撞着，尖銳地打破這夜的靜寂。在遠處。比沙在地平線上現出來了，光輝地閃着亮光。巨大的篝火在黑色的天上映出強烈的光輝。）

普 看呵，婉娜，看呵！

娜 什麼，吉昂納羅？……哦，我懂得了！……這是他們燒起來的快樂的火光，來慶祝你所作的事……整個的城牆都在發着光，城壘在閃着亮，鐘樓閃耀得像一個愉快的火把。請看那些高塔是如何地與一些屋兒私語呵！……所有的街道都在天上反映了出來；我可以看得我今天黃昏時所踏過了的那條路！……請看那戴着火的圓頂的廣場，那聖多市場形成了一個陰影的島！……我們幾乎可以想像得到，生命在他最後喘息的一忽間，居然趕回到了比沙，從這一個尖塔跳到那一個尖塔，橫過了天空，洗過了城牆，洗過了這整個的國家，而現在正向我們發着信號，喚我們回去……聽呵，聽呵！……請聽那高呼，那

狂喜，那狂熱吧，像海一樣地澎湃，涵湧，向比沙城襲來！……請到那鐘聲阿，響着正
如是在我結婚的時候響着的一樣……啊，我真快樂，快樂，比一切都快樂，來歸功我的
快樂於你，一直是在最愛着我的你！……來吧，我底吉昂納羅！（他吻他的眉毛。）這
是我所能給你的唯一的吻呀……

喬 普 啊，我底喬婉娜，這是愛情所能希冀的最精美的一吻！……但是請看吧，你抖起來了；
你的膝在你下邊彎下來了！……來吧，倚在我的身上吧，把你的手抱着我吧……

婉 這沒有什麼：我是昏了——我過度地用了我底精力。請幫助我吧，請帶着我吧！不要讓
任何東西來阻礙了我們底快樂的步子……在這轉來的黎明底下，夜該是多麼地美麗呀

！……快些吧！我們快走吧，是時候了，在快樂沒有消逝以前，我們必得達到……

（普倫西互扶着婉娜，一塊兒走了出去。）

第三幕

在吉多，訶龍那的會議廳內。

高闊的窗子，迴廊，大理石的圓柱等等。向左，在後邊，是一個露台，由一副變行的樓梯走上去。在這露台的欄杆上是許多盛滿了花的大花盆。在這房子的中央，圓柱之間，是巨大的大理石石級，一直伸向露台。這露台俯臨着這城市大部份的景象。

(馬可，吉多，波爾梭和託勒羅上。)

吉 我對你，對他，對每個人都屈服了；可是，現在應該臨到我才算是公正。——一直是沒有作聲，屏住了呼吸；我一直在藏躲着——正如一個懦夫當強盜在搜掠他底房屋時會藏躲起來的一樣。但是，在我底受辱之中，我仍保持住了我的榮耀……你們把我造成一個商人，一個光棍，一種做狡猾生意的人……可是現在黎明是來了……我在我的位子上滾有動一下……契約是被訂了，我只有履行牠：我得換取你們的糧食……這一夜，這高何

的一夜，可是屬於買者的……啊，誰知道，買這些小麥，牛羶和羊羶，所付的價格並不
太高……現在你們都吃飽了，我已經付了賬……現在我是自由了，我又是主人了；我已
經把我的羞辱拋開了！……

馬

我的孩子，我不知道你的意向到底是什麼，而誰也沒有權利來干涉像你這樣的悲愁……
字句軟化不了這悲愁；我知道得很清楚，牠所造成的快樂——現在在各方面繞着你的快
樂——只有更加重你的悲愁，使得牠更苦痛……這城是得救了，不過我們對於這救濟感
到歉意，因為你爲牠所付的代價是太高了；你個人負起了這麼一個重大担子，我們得向
你低頭……然而，如果我們能記起昨天，我仍像過去一樣，指出那同樣的犧牲者，爲那
同樣的不義而辯護；因爲有正義人，不得不悲哀地一生在兩三種不義的行爲中選擇這最
……我不知道對你說怎樣的話才好；不過，假如你曾經愛過的我底這聲音最后一次能够
達到你底心房的話，那麼我要懇求你，我的孩子，不要盲從你底怒氣和悲哀的影響……
至少，請你要等待這危險的時刻過去，因為牠鼓勵我們說出無法收回的話句……婉娜馬
上就覺到這兒來的。請你今天不要裁判她吧。請你不要做任何無法挽回的事……婉娜會

「飛的，無快樂又失望……請不要責備她吧……假如你覺得你還不夠堅強來和她談話，

你幾天以後就會的，那麼你等一些時候再去見她吧……我們這些可憐的生物不過是某些不可抗拒的力量玩物而已，在這停不住的歲月中，我們心中是藏藏着許多善，正義和智慧；那唯一作得數的話句，當我們被不幸所蒙蔽了時渴望着要摸索的話句，就是那當充分的了解到來，當我們原諒了一切，當我們重新再來愛人的時候所要說的字句……

吉

你講完了嗎？這很好。現在可不是講甜密的言語的時候了；現在在這兒可不是人們隨便向似撒騙的那個人了……我已經忍受住了你，而且，作為最后一次，忍受住了你要說的話，因為我是很好奇地要知道，你的智慧能夠給我什麼，作為她很有效地毀壞了的生命的交換……請看她給予了我什麼吧！等待，耐煩，接受，忘記，原諒，而終於哭泣……唔，不！這還不夠……我最好是不耍智慧，而洗掉我的羞恥！話語不能為我做這樣事……至于我底意，那是很簡單的——我將按照你幾年以前敦促我行動那樣來行動了。一個男子把婉娜從我拿走了；只要這個男子還存在的話，婉娜就不再是我的了。因為我，你要知道，是被其他的規條所支配着的，而不是那些支配着動詞和形容詞的規

條。我服從一個大的規則——每個人，只有一顆活的心就會服從的那個規則……比沙現在有糧食，有軍火了；應能吃，能戰；好吧，我要求我的一份了。從這天起，她的戰士是屬於我的了，至少那些最好的戰士是的——那些我親自征募得來，用我自己腰包的錢所發餉的戰士。我已解除我對於比沙的義務——現在我要求我對於自己的義務了。這些戰士，在他們沒有完成現在臨到我有權利要求他們做的事以前，他們不再是屬於比沙城的了……至于其餘的事——至于婉娜——我原諒她，也可以說，只要那個男子不再存在的時候，我將會原諒她的……應一直是被欺騙了，被引入邪路了；可是，在應所作的這件事中，至少是有點豪俠精神的……她底仁慈，她底俠義，是被人作了不正當的利用了……讓她去吧……要忘記也許是不可能的；不過，她的這種事蹟也許可以如此在過去中消逝，以致于她從尋覓着她的愛情而隱避起來……可是有一個人，我將永不能看見他而不起羞恥與恐怖之感的……這兒有一個人，他生命的唯一目的是作爲一個偉大和高貴的幸福的指燈和支持。他已經成爲了他的敵人，他的禍患；在你們大眾的眼前將會發生一種可怕而又公正的事的……你將會看到一個兒子，他，在目前這世界失了常軌的一忽

間，將會教訓他自己的父親，否認他，咒罵他；驅逐他，瞧不起他，憎恨他的……
罵咒罵我吧，我的孩子，但是請你原諒……如果在這這救了许多生命的英勇行為中，有

一種不可原宥的過失的話，那末就請把這錯誤歸于我，把英勇歸于她吧……我底忠告是

好的；不過像她沒有共同遭受過那種犧牲的人，說出忠告當然是很容易的；而今天

，當我在這世界上所認為最親愛的東西是被剝奪了的時候，這倒使我覺得比以前還好：

：我沒有權利與你的判斷來作爭論；當我在年青的時候，我也會像你這樣作判斷的……

我去了，我的孩子，你將不會再見到我的；我知道得很清楚，我在你面前是會使你生厭

的——不過我還是要見你的，而不讓你見到我……而且，我既要離去，並且還不大敢希

望能見到你對於我所作的給辜那個時刻的到來——因為我們過去使我記起當一個人在血

氣方剛的時候，原諒是來得很遲的——我既然是這麼地離開你，那麼至少請你使我相信

，我一起帶去了你一切的憤恨和辛酸，你一切殘酷的記憶吧；她不久就快來了，也請你

讓我帶去你對于她的憎惡吧……此外，我只有一件祈禱……請讓我作為最后一次，看到

她倒底你的悲哀去吧……那末我就可以無一句怨言地去了，絕不認為你不義的……在人

類的悲苦中，年老的要負担起一切他所能負担的東西，這倒是很好的，因為他能看見他再走不幾步就得放下他的担子了……

（在馬可說他最後幾句話的時候，一陣模糊和莊嚴的低語可以從外邊聽見。在延續的靜寂中，這聲音增大了，更近而且更清楚。起初是一陣期待的騷動；之後，是一堆聲聲仍然很遙遠的叫聲！他們一下移到這邊，一下移到那邊。不一會，這模糊的叫聲具體化了起來；人們可以從各方面聽到，漸漸地更清楚，無層次地重複的喊：「婉娜！婉娜！

我們底婉娜！婉娜光榮！婉娜！婉娜！婉娜，婉娜！」

馬
（跑向朝露台開着的迴廊。）這是婉娜！……她回來了！……她在那兒！……人們在歡呼她；人們在歡呼她！聽呵，聽呵！

（波爾梭和托勒羅跟着他走向露台。吉多單獨地倚着柱子，朝前面望。這時外面的聲音變得更高，而且更近。）

馬
（站在露台上。）呵，愛呵！這廣場，這些街道，這些窗子，全都被搖動着的頭和手映黑了！屋頂，瓦，樹葉子似乎都變成了人！……可是婉娜在什麼地方呢？我只看到一堆

塵土，忽爾忽合……波爾梭，我可憐的眼睛欺騙了我，背叛了我底愛……老年和眼淚
藏了她們……她們看不見她們所渴望要聽的那個生物……她在什麼地方呢？她在什麼地
方呢？……我將走那條路去迎接她呢？……

波（拉着他。）不成；請不要走下去吧；民是瘋狂了；他們已經是無法控制了。他們興
奮得發了狂；女人們昏倒了，男人們被踏到腳底下去了！……而且這是沒有用的；她來
了，看她呵！看她呵！……她，她抬起她的頭了！……她看到了我們！……她正是匆忙
地朝我們這兒來！……啊，她在抬起頭望，她微笑了！……

馬（你們看到她，可是我不能！……我這對半死的眼睛什麼也看不出來了！……我現在第一
次要咒罵我的高年了，她教給了我許多的事物，現在可從我隱蔽了一樁東西！……可
現在你能够看見她，請你告訴我她是一個什麼樣子吧？……你能够看見她的面孔嗎？……

波（她是勝利地歸來了……他似乎在照耀着民衆……

托（可是在她身旁走着的那個男子是誰呢？

波（我不知道……我從來不曾見過他；他遮住了他的面孔……

馬聽呵，他們是多麼地在喊呵！……這整個的政府官邸都震動起來了；花兒都從花盆裏落

向石級上去了……這石板都似乎站了起來，把我們掃向這充滿了一切的歡快中去了……

啊，我開始看見了……他們走近了大門邊來！這羣衆分開了……

波是的，在婉娜面前分開了。他們正在讓一條路給她，一條勝利的路，愛情之路……他們

把花兒，把棕櫚葉，把珍珠酒向她的路上去了……母親們把她們的嬰孩抱出來讓她摸；

男子們灣下腰來吻她的腳所走過的石子……當心呵，他們太走近我們了。他們是因快樂

而瘋狂了……假如他們走近了這些石級的話，我們將完全會被掠開去的……啊，這也好

！衛隊正從另一方面跑來阻住去路！……我將發佈命令攔住這些民衆，關住門，假如時間

還來得及的話……

馬不成，不成！讓歡樂在這兒開花吧，正如她在民衆的心中開了花的一樣；說着話的是他

們廣大的愛——讓他要怎樣就怎樣吧！他們已經苦吃得够多了！……現在救援既經有了

，請不要讓什麼欄杆擋住他們吧！啊，我可憐勇敢的民衆呵，我自己也是因快樂而醉了

啦；我同你們的聲響一起喊出了我底聲音！……啊，婉娜，我底婉娜！我在這石級上見

的是你嗎？……（他跑向前迎接婉娜，但是波爾梭和托勒絲拉住他。）來吻，婉娜，來

吻！他們拉住我了！他們被這巨大的歡樂所嚇住了！來吻，婉娜，來吻！你比猶第斯還更美麗，你比盧克里斯還更純潔！……來吻！……在這兒，在花叢的中間！（他跑向大理石的花盆，拉下了一把花，于是把這花洒向梯子的脚下。）我也有花來歡迎光明啦！我也有白合花，桂花，玫瑰花來讚揚光榮啦！

（歡呼聲變得更狂熱起來。婉娜，由普倫西瓦陪伴着，在石級的頂上出現了，同時倒到馬可的懷裏去。羣衆湧向這官邸的梯子上和露台上；可是他們仍然對婉娜，普倫西瓦，馬可，波爾梭及托勒絲所組成的一小羣人保持相當的距離。）

婉 我的父親，我真快樂……

馬 （緊把懷抱向自己，）自從我再見到了你，我的孩子，我也真快樂啦！……讓我在眼淚

中來看看你吧……我現在看到你比你從天的深處降下來時還要光輝，你是從那兒被歡呼着歸來！……那可怕的敵人已經不能夠把你眼中的光輝盜去了，更不能偷去你嘴唇上的一個單獨的微笑！……

婉 父親，我將要告訴你的……可是吉多在什麼地方呢？……他應該是第一個人來聽我的話呀——來由我安慰，因為他怎麼會知道呢？

馬 婉娜！婉娜！他在這兒呀。……請來吧……他拒絕我呀，這也許是很對的；可是對於你，對於你光榮的錯誤，他是會原諒的，我真是渴望地要看你倒到他的懷裏去；好使我最後的一瞥是望到了你們的愛情……

（吉多向婉娜走上前來。她剛要說話——剛要把自己倒到他的懷裏去——可是吉多用一種很敏捷的行動止住了同時推開了她，同時向四週的人說。）

吉 娜（用一種粗獷和固執的聲音說。）你們都走開去吧！……

婉 不，不！他們得留下！……吉多，我得告訴你；我得告訴他們大家……吉多，請聽！

吉 （止住他，把她推向後，盛怒地提高自己的聲音。）不要走近我，不要接觸我！（他走向羣衆，他們已經侵入到大廳來了，但是從他退開。）你們沒有聽見我的話嗎？我叫你們出去！不要在我近旁！你們是自己家裏的主人，可是這兒是我統治着的！波爾梭，托勒羅，請把衛隊喊進來！啊，我懂得這意思了！你們已經吃飽了，所以你們現在要

喬

婉

娜

對這快樂的景象飽餐一下眼福！……不成，不成，你們有肉有酒吃了，我已爲你們待了賬；這還不够嗎？滾開去！我告訴你們！（這羣衆靜靜地動着，於是慢慢地退開去。）誰都不准再留在這兒！（他猛烈地抓住他父親的手臂。）你也要走開！尤其是你！你比別人還要走得快才是，因爲這錯誤是你的！你不能來看見我底眼淚！我不要誰在我身旁。我要比墳墓還孤獨，來了解我所應該了解的東西！（看到普倫西瓦沒有動。）你怎麼樣呢？……你站在這兒像一座蓋了面罩的石像一樣，你是誰呢？……你是死神，抑是羞恥嗎？你不會聽見過，我叫你滾開嗎？（他從衛隊抓過一把戟來。）你一定要我用這戟來趕你出去嗎？……你摸你的刀嗎？……我也有一把刀啦，可是我把牠有別的用場……牠只能用于一個人，一個人的身上……隱着你底頭的是些什麼面罩呀？……我並沒有心作僞裝跳舞呀……你不回答……我問你是誰呀？……請等一等吧！——

（他走近去，打算要撕他的綳帶。婉娜跑到他們中間，止住了他。）

婉 請不要動他！……

吉 （驚奇地）婉娜，什麼呵，婉娜？這忽然間的氣力是從哪兒來的呢？

吉（驚奇地）婉娜，什麼呵，婉娜？這忽然間的氣力是從哪兒來的呢？

婉 他就是那個救我的人……

吉 呀！他救了你……而那是太遲了……一件高尚的行爲，真的……那也許會更好……

婉（狂熱地。）不過請讓我告訴你，吉多，我懇求你！一句話，只是一句話！……他救了我，他愛惜了我，他尊敬了我！……他同我一塊到這兒來，在我底保護之下……我已經

答應了我的話，你的話，我們的話！……你現在是生氣了，可是請聽我講；只是請聽

！……

婉 這人是誰呢？

娜 普倫西瓦……

吉 誰？……什麼？……他，那個人？那個人就是普倫西瓦！

婉 是的，是的！他是你的客人！他把他自己放在你的手裏！救了我的人就是他呀，吉多……

吉（驚癡了一會兒以後，他萬分的高興的暴躁，使得婉娜無法止住他說話。）啊，這，我

底婉娜！……啊，這落到我的靈魂上，正如露珠從最深的天空降下來的一樣！……啊，

婉娜，我底婉娜！……是的，你是對的；因爲這得要作，非如此作不可！啊，現在我重

「你的策略了。是的，我完全看出來了！……不過我事先不知道，我事先想較不出來罷了！……有許多女子也許會殺掉他的，正如猶第斯殺掉霍洛芬斯一樣！……不過他的罪惡是比霍洛芬斯的大，需要更大的復仇！……因此你把他帶到這兒來了！因此你把他牽到了他底犧牲者的中間——這些犧牲者將要為他的劍子手了！……啊，這非凡的勝利啊！……他溫順地，柔和地跟著你，而不知道你所給予他的吻，正是仇恨的吻呀！……現在他在這兒，在羅網裏！……是的，你是對的！在他的營帳內，單獨地殺掉他，對於他這可怕的罪惡——那還不夠！……那麼一種懷慶會留下來的，我們將不會看得見他的……所有的人都知那件可厭的協定；為了要使大家知道這種謀叛所應付的代價，當然，這協定是必需的！……不過，你怎樣完成了這件事呢？……這是一個女子所能得到的一件極大的勝利呀！……啊，你應該告訴他們！……（她地向裏面，用最高的聲音喊。）普倫西瓦！普倫西瓦！這敵人在這兒呀！我們捉住了他！」

婉（抱住他，想把他拉回。）不，不成！請聽！聽吧，吉多，我懇求你！吉多，吉多，你錯了！

「擺脫自己，用更高的聲音喊。」請讓我去！你應該看！他們大家庭知道！（向羣衆喊。）你們大家請轉來！你們可以轉來！你們聽得轉來！……在父親，你也轉轉來！你們在那些大柱子的後面，好像是在盼望一個神劍跳出來補償你們所達成的過失，恢復我的幸福似的！走轉來嗎！這是快樂，快樂呀！這是什麼種大動靜呀！我要石頭地聽聽過去所發生的事！我不必再隱藏在犄角裏了！……這一切已經過去！……我將從此那最純潔的人都純潔，比那什麼東西都不會失過的大都寬容！啊，現在你們可以歡呼我底歸來了！我用比你們什麼人都高的聲音，來和你們一起歡呼吧！

（民衆很快地走上露台來。他把他們指到大廳裏面來。）

吉

這次你們將可以看到一件奇觀！正義究竟是存在着的！……啊，這點我知道得很清楚，不過我不會相信，他會行動得這麼快……我起初想，那一定得好多年，好多年以後才行，我一定得以我整生的光陰在城市裏，在叢林裏，在大山裏，來尋我的敵人的！啊，看啊，他忽然跳到我面前來了，正在這個房裏，在這些石殼上，在我們的頂前！真是一件超乎人力的奇蹟呀！……可是我們將會知道……完成這件事的人正是婉娜！……正義

彩霞要麼在的夾於那馬河邊？他還孤獨滿可的手帶他你看到那個人嗎？……

馬

吉

我到可的離離誰說？……你這個人……

你這人看經過過他的……你這和他談過話……你曾經是他最勤的送信人……

吉

他這人看經過過他的……你這和他談過話……你曾經是他最勤的送信人……

他這人看經過過他的……你這和他談過話……你曾經是他最勤的送信人……

他這人看經過過他的……你這和他談過話……你曾經是他最勤的送信人……

他這人看經過過他的……你這和他談過話……你曾經是他最勤的送信人……

他這人看經過過他的……你這和他談過話……你曾經是他最勤的送信人……

他這人看經過過他的……你這和他談過話……你曾經是他最勤的送信人……

他這人看經過過他的……你這和他談過話……你曾經是他最勤的送信人……

他這人看經過過他的……你這和他談過話……你曾經是他最勤的送信人……

他這人看經過過他的……你這和他談過話……你曾經是他最勤的送信人……

他這人看經過過他的……你這和他談過話……你曾經是他最勤的送信人……

了這麼多的苦！他想屠殺你們，想賣你們的妻子和兒女為隸奴，現在請你們看看他吧！是的，這就是他；我告訴你，他是我的，他是你們的，他是我們大家的！……他使你們受苦，不過你們的痛苦，比起我的來，又是什麼呢？……他將是你們的，很快……我底婉娜已經把他帶到我們這兒來了，使得我們的復仇洗刷去我們的恥辱！……（向羣衆講）你們大家，作見證吧！一點兒懷疑的影子都不應該有……這是一件多麼英勇的奇蹟呵，你們完全看出來了沒有？……那個人從我把婉娜搶去……我那時孤立無援，我什麼辦法也沒有，你們說……我不能對任何人咒罵……過去是過去了……你們有權利選擇你們的生命，而犧牲我底可憐的幸福……可是婉娜，我底婉娜，知道怎樣用曾經毀壞過幸福的那東西，又重新建立起愛情來的……你們毀壞了；而她又重新創造起來……婉娜完成了這件事！……她比盧克里斯，比猶第斯還偉大；盧克里斯殺掉她自己，猶第斯刺死霍洛芬尼斯！呵，真的，這未免太溫和，太簡單，太沉靜了……婉娜不在一個關住了門的深帳內刺殺；而她把這罪人活生生地帶到我們這兒來，把他交給我們大家！……

……你是如何地完成這件事的呢？……請聽吧，她會告訴你們的！……

是的：我會告訴你們的；不過我的話是完全兩樣……

吉（止住她，把自己的雙臂抱着她。）請讓我吻了你以後，再去告訴他們吧……

她（把他猛烈地推開。）不成，不成！還不成！……不成，不成，如果你不聽我的意見，

那末永遠也不成！聽吧，吉多！我現在是說一件比那矇蔽了還更真確的榮譽，比那矇蔽了你還更偉大的幸福！啊，我真高興，他們都轉回來了！也許他們比你還願意聽，我所要說的話：他們將會比你更懂得！聽吧，吉多！……在你沒有了解以前，你不能親近

我……

吉（打斷她的話語，又打算擁抱她。）是的，是的，我知道——不過我先要……

她聽吧，我告訴你！我一生不會撒過謊，今天我要告訴你一件最深沉的真話，這真話我們

只講一次，因為他後面隨來的不是生即是死：請聽吧；請仔細地看我；請看着我，好像在這一時刻以前從不曾看到過我一樣，好像這是唯一的一次，你能真正的愛我，正如我希望是被愛的一樣……我現在以我們曾經共同過的生活的名義來和你說話；以我所能代表一切的名義來說話；以你對於我的關係的名義來說話！請你要能修補信那些也許

不能夠被相信的再睡……我曾經是在這個人坐櫃之下……我被交給了這個人；他並不

走近我，他並不動我……我從他的懷內出來，正如從一個兄弟的家裏出來的一樣……

爲什麼呢？

因爲他愛我……

啊！這就是你所要告訴給我們的話……那是一個奇蹟……是的，是的，聽到他的真

實句話，我就覺得有些奇怪……那不過一忽間，所以我說沒有注意……我想，困難和恐

怖已經……不過，我現在知道，我們該如何研究這樁事呵！……你說的，終于他接近你

了；他沒有動過你嗎？……

沒有。

連吻都沒有吻你嗎？

我在他的眉毛上吻了一下，而他回了一吻……

你居然敢把這話告訴我……

我是告訴你真話……

吉

「真話！我的天，我所要知道的正是這事，這唯一的事。可是真話一定是合乎人情的……怎麼的！一個叛運了自己的國家，毀壞了自己的生命，使所有人都反抗他！而且還要單獨到他的營帳裏去——這樣的一個人，只要求在你肩毛上一吻嗎？同時跟你一塊到這兒來。媽的是使我們相信這一吻嗎？……不成，不成，我們得放公正些，而不應該對不著作過份的嘍弄……假如他所要求的只這一點的話，那末他為什麼要使我整個的民衆受這天的苦呢？同時給我如此的失望呢？……這一夜是十年一樣的長，我幾乎度不過去……」

「啊，如果他所要求的只這一點的話，他可以不必用這種殘酷的刑罰就可救了我們！……我們將可以歡迎他；像歡迎一個上帝一樣，像歡迎一個救主一樣！你搖你的頭……看呵！民衆將會來裁判的，民衆將會來回答的。（向羣衆講）你們聽到沒有？我不知道為什麼要講出這類的話；不過她講了就算數了，你們應該來裁判……你們也許應該相信她，因為她救了你們……如果你們相信她的話，那末請說吧……那些相信她的人，請站出來吧！……請他們到我們這兒來吧，來對子可憐人類的理智作一個證明……我渴望要看看他們，看看他們到底是哪一種人……」

(馬可單獨從羣衆中站了出來、人們聽到模糊不清的低語。)

馬 (走上前。) 我相信她！

吉 你！你是他們的同謀……可是別的人，別的人呢，那些相信的別的人在什麼地方呢？……

！(對婉娜。) 你聽到沒有？你所救出來的那些人不敢笑了——這笑聲應該是從這羣屋每一個角落裏發出來的……那些低語的少數人連頭都不敢伸出來，而我——

婉 他們沒有理由來相信我；可是你：你這愛我的人！

吉 啊，我因為愛你就得做你的傻瓜了！不成，不成！請聽我的話吧！我是在平心靜氣地和

你說，我已經沒有生氣了……我已經經過了許多風霜；我開始忽然覺得老了……不，我

沒有生氣……我一點兒氣力也沒有！某種別的東西代替了袖，我想——老年，瘋狂，

我還不知道……在目前，在我心裏懷望，我摸索，我摸索，爲的是要找出我曾經有過

的那個幸福……我有一個希望只是一個希望；一個脆弱得我抓不住的希望……一句話就

可以毀掉牠的；可是，在我失望之中，我還得嘗試……婉娜，在我不知道之先，我曉得

這罪案是錯了……我應該記起，使你在這一大堆罪案之前宣佈那混蛋給你許多的痛苦，

對於你該是如何地苦惱啊……是的，我應該等待到我們單獨在一起的時候；那末你才可以說出真話，那可怕的真話。可是我知道這話，唉！而其他許多別的人也知道。把掩藏起來有什麼用呢，婉娜？……已經是太遲了呀……現在是沒有辦法呀；而你包應該了解才是……儘在現在這樣的時刻，理智是不能——

請看看我，吉多；現在當我說話的時候，我的一切忠誠，我的一切力量和我們真情都是表現在我的眼裏！……真情，真情，請相信她吧！……他不會動過我呀。

吉多！也好。這真好！現在我一切都知道了；而一切也完了……是的，這是真情；也可以說，這是愛。啊，我甯得了；你是想保持我，我不會見到，一個我所愛的女人會變得這麼快。可是他不是那麼樣就可以保持得住的呀！（他提高他的聲音。）你們大家，請聽吧！我將作最后一次地發一個誓……想制住我是需要超人的力量的；我自己對自己的把握也弱下來了。我作一次最后的努力；在我倒塌以前我還有一刻的光陰……這光陰我將不鬆放過去……你們能够聽見我的話麼，你們大家？未必我底聲音是變得很弱了嗎？走，就來，走近來呀！……你們看到這一個女人，這一個男人；他們是互相愛呀……唔。願

現在請聽我吧。我現在是在評量我的字句，仔細得如我是在評量給一個要死的人的審判

一樣……這兩個男人將要從我滾開，得到我的同意，自由地去，不受柳絲地，也不受卡洪地，不受傷害地，他們要什麼就可以帶什麼去。你們應該讓一條路出來讓他們走過去。

你們應該在他們的路上洒下花，假如你們高興的話。他們的愛情領導他們的步子到什麼地方去，他們可以到什麼地方去；而我所要求作為交換的，是這個女人無論如何得告訴我真話，那唯一可能的真話……這就是現在我所愛于她的唯一的一件事……我要求她

所積欠于我的真話，作為我所給予她的東西的交換……你懂得嗎，婉娜；你只有一句話可說……所有在場的人都是見證……

婉娜：我已經告訴了你真話……他並不會動過我……

吉：好吧。你已經說了！——你已經證實過他了。現在再沒有別的事可作了。（他把衛兵喊了

進來，指着普倫西瓦。）這個人是我的所有物；把他帶下去；同時把他捆起來；把他送到這廳堂下面最低的土牢裏去，我同你們一塊兒去吧。（對婉娜。）你將永遠再也不能

見他了；不過當我回來時，我將會告訴你他最後的話的……

鐵衛兵攔普倫西瓦抓住了，要拖他逃走，妮娜倒到他們中間去，不成，不成！我是說，

（對吉多）我是說了謊話。（對吉多）對的，你所說的全是真的！（她把衛兵推開去。）

沒開，你們不能把我的東西拿出！因為他是屬於我的，不是屬你們的！只是屬於我一個人的！只有我才能懲罰他——他這懦夫，當我正是無助，無援的時候……

（想溜沒應的語聲。）這是說的謊話！她是說的謊話！她爲了要救我才說謊話，可是請

你隨意拷打我吧！

不要作聲！（掉向羣衆。）他很害怕！（走近普倫西瓦，好像是強迫他沉默似的。）把

他的鍊子手鐐交給我吧！現在我既敢說出我底仇恨來，那當然是要我，我這把他帶到此

地的人來縛他才是。（當鐵衛兵攔普倫西瓦的手的時候，她對他低語着。）不要作聲吧！他

會保留我們兩人的生命的，請不要作聲吧，他已經贊成我們了。我是屬於你的，我愛你

！我愛你呀，我底吉昂納羅！我把這些鍊子繫到你的身上，但是我將保護你，使你自由

的！我們兩人將一塊兒逃走的！（高聲地喊，好像是強迫他沉默似的。）不要作聲！

向羣衆說，他要求寬恕他呀！（解開他面上的綁帶。）請看他的面孔吧，他那傷痕是

我的佩刀所造成的呀！請看他吧！他這懦夫，他這怪物！（看到衛士在動着，好像是要把普倫西瓦帶走。）不成，不成！你們得把他留給我！他是我手中的犧牲者，他是我的囚徒！是我把他帶到這兒來的！他是屬於我的！

爲什麼他要來呢？爲什麼你要在我面前說謊呢？

（猶疑地，謹慎地說。）爲什麼我說謊……我不大知道，我不願意說……啊，好肥，我

現在得告訴你了……有時一個人不會知道，他是做的什麼，只是在暗中摸索……是的，你將會知道，你將會知道的，因爲現在我已經揭開了面罩……使我驚恐的東西是我想起了你的愛，想起了你的失望……不過我要告訴你的。（用很平靜的聲音，很穩重的態度。）不，不，我不會有所說的那種思想……我並不是把他帶到這兒來，使你我兩個人可以公開地在一大羣人面前來洩憤；我的想頭也許不太高尚，可是我對於你的愛促使我……我渴望着使他得到一個殘酷的死；可是我更盼望關於這個可怕之夜的那個可怕的詛咒……把不要重重壓在你的身上，一直到你最后的日子……我的意向是暗地裏復我的仇……把

他慢慢地，零細地處死……你懂得嗎？使他慢慢地，一點一點兒地死，一直到他的血……

三

一滴地流出來，洗清他的罪惡爲止……你將永遠不會知道這可怕的實情，而在這種痛苦間將也不會存在着任何陰影……老實說，我害怕這種記憶會減低你對於我的愛情……我知道我是很傻的……盼望你來相信我的話，簡直是瘋狂……可是現在你將會知道……

……（對羅素說。）請聽我講話，我請你們裁判我！我以前所說的話，完全是爲了吉多，

爲了我們的愛情……現在我得告訴你們一切情形……我打算要殺那一個，我傷了羅素，

正如你們可以看得見的一樣……可是他激了我的械……于是我就想到了二種更深的復仇

，所以我對他表示好感；于是他這個傻瓜就相信我的好意了……所以他現在就在這兒聽

自己的墳墓裏了，我將要掩閉這墳墓的……我吻過了這個東西，而他也就相信了我的吻

了，所以他就釋清我來，像一隻羔羊一樣。所以我現在把他鬆到了我的手裏，而我這手就

要把他拍緊的！……

吉多（走近來。）妮娜！

妮 請仔細地向我看吧……這個人是如此地瘋狂，他立刻就會相信我說的這種的話……普

翰西瓦，我愛你呀！……啊，他真會跟着我到地獄的深處去的！……而現在他是我的

就訂了他是我物在上帝和在這罪人的面前。我勝利了！我買到了他！……（驚跳地）
 這請記起自己靠在我柱旁，當最難過我要倒下時，總起了隨快響到來的復仇。我太高
 興了！（掉回馬河。）父親，我把他交給你看守，一直到我精神恢復了一點再說吧……
 你將為他，為他我一個監獄，一個誰都進去不了的，最深的牢……請交給我鎖匙

吧！我得要鎖匙，使我馬上就要。誰都不許動他，走近他，他是屬於我的。他是
 我的，只有我才能懲罰他。……吉多，他是屬於我的。……（走向馬河。）父親，他是我的
 ；你應該為他負責。……他打著他。……你懂得嗎？你就是他的監獄人呀！你要為他頭
 責呀！那一隻手他都不能近他；而且我要再看到他時候，他就像現在一樣！我現在
 交給你時候一樣。……（普倫西五被帶下去了。）說你平安，我的普倫西五！與我
 再見到的時候。……

（一羣兵士將他犯普倫西五帶下去了。）吉多在他們中間。他大聲叫喊。……
 馬河他來扶著他時，他倒到他懷裏去了。……
 馬河他倒到他懷裏去時，他很快地鬆了腰，對她低聲地說。……是的，……
 第一……

懂得你的謊話。你已經完成了不可能的事……這是很公正的，同時也是極公正的，正如世界上一切別的事一樣……然而，生命仍舊是對的……鼓足勇氣吧，婉娜；你還得繼續說謊，因為他拒絕相信你的話呀……（喊吉多）吉多，她要你……吉多，他恢復了理智……

吉（跑過來，把槍抱在懷裏。我底）婉娜！看呵，懸笑起來了……婉娜，請告訴我吧！……

……我從不會懷疑的……現在一切算是過去了，一切將會被忘記掉的……在我們成功的復仇中被忘記清的……這一切算是一個惡夢吧……

婉（睜開她的眼睛，用得微弱的聲音說。）他在什麼地方呢？是的，是的，我知道！我記得……請把鎖匙交給我吧……他牢獄的鎖匙；除了我自己誰都不能……

吉（衛兵一回來時，他們就可以把鎖匙交給你的，那末你要怎麼辦就怎麼辦好了……）我要我自己個人來辦，好使得我自己能够確定，好使別人不得……是的，這曾經是一個惡夢……可是一個美麗的夢將要開始的。一個美麗的夢將要開始的……

（幕終）

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



分類號數.....842
8080

登錄號數.....I1676

歐 洲 當 代 名 劇 選 集

喬 婉 娜

版 權 所 有 · 翻 印 必 究

原 著 比 · 麥 特 林 克

譯 者 馬 耳

發 行 人 唐 秉 彝

總 發 行 所 建 國 書 店

營 業 部 林 森 路 特 24 號
管 理 處 蹇 家 巷 三 號

印 刷 所 中 心 印 書 局

江 北 董 家 溪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四 月 初 版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證安劇字八〇號

87
402020

